

風蕉

六月號

目錄

文藝沙龍

小說的危機.....禪定(三)

學生文壇.....林文文(六)

風格乎?.....魯愚(六)

論文

論秦鐘.....依藤(三八)

瓜哇時期的馬來文學.....疑雲(四九)

小說

瑪斯仁醫生.....鴻洲譯(八)

小師傅.....嘉倫(十九)

神射手.....周少龍(二三)

柏力與我.....陳萍(二八)

巨變.....丁丁(四一)

散文

散悼孔翔泰先生.....黃潤岳(十四)

深山寄簡.....雅波(十七)

淡淡的濃濃的感情.....旭星(二一)

詩



蕉風月刊

第二期零零

一九六九年六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June, 1969.

KDN 4285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四五三—五一一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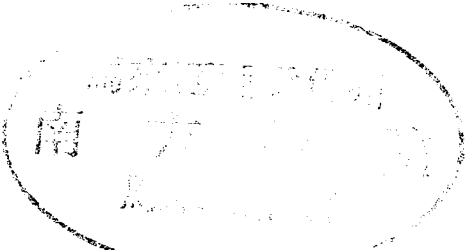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編者的話

本月內，我們收到不少有關時局的雜感，本刊爲一文藝刊物，不適宜發表這類作品，請作者諸君賜諒！

馬華文藝復興，不應是一個口號，而應是一個行動！從「學府文壇」一文中，我們很高興的知道新加坡的青年學生是如何的熱心從事文藝工作。我們還獲悉新加坡慶祝開埠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將於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在中華總商會舉行「新馬華文文藝史科展覽會」，並出版「新馬華文文藝作品索引」；政府和社會重視文藝活動，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一九六九年快要過了半年了，這半年中，馬華文藝界舉行過多少次具有影響性的活動？出版了多少單行本？創作多少優秀的作品？實在需要我們作一次檢討。

在沙白和砂勝越，文藝界都十分關懷西馬的文藝活動，他們都願意給予全力的支持。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們應該更有信心的向前進。

孔翔泰先生去世了，有人只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其實，他對文藝活動也很熱心。每一次，本刊在檳城舉辦文藝研究班或文藝野餐會，他總是從旁協助，有時出力又出錢。本期刊出黃潤岳先生的「敬悼孔翔泰先生」一文，一方面也表示本刊全人對他的尊重和哀悼。

吉隆坡.....	莊金秀	「無辦法的戀愛」的馬寧.....	溫梓川（二五）	破滅.....	楓（二二）	小搖籃.....	梁濟雲（十八）
		封面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友聯

日期：
28/8/2000

全年（十二冊）：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小說的危機

• 禪定 •

4

才能從新估定它的地位。只有當我們考察這兩種因素對小說的衝擊後，我們

構成小說危機的因素有兩種：內在的和外在的。只有當我們考察這兩種因素對小說的衝擊後，我們

小說只有三、四個世紀的歷史，它在中等階級興起後才成為文學的一種主要形式。它的優點在於它本身的彈性：它的一定長度足以容許作者作深度與廣度的拓展；亦由於它以散文為主，它容許作者作細膩的描寫，可以儘量窮盡某一事件或個人經驗的各種面相。相對於詩而言，小說犧牲了張力和強度，但它更能比較全面地呈現生活的種種經驗。在論及杜思妥也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兩位小說界的巨人時，史坦挪（George Steiner）認為前者的小說技巧是戲劇性的（dramatic），而後者則是史詩性的（epic）。因此，我們可以說小說可同時兼有戲劇與史詩的優點。

小說雖然具有如此多的優點，但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小說的危機漸露。「意識流小說」替小說拓展了不小領域，使小說同時獲得了詩的優點：精密與濃縮。它深入人的潛意識內，替心理分析學增加了不少的資料，亦使我們更進一步地認識到人的複雜與神秘。但在另一方面，它的小說技巧令人望而卻步，普通讀者要費極大的心思才能熟悉他們的方法。因此，他們的小說只是大學學生或學者的讀物。事實上，當他們讀到喬哀斯的芬尼根守夜（Finnegans Wake）時，實在不忍卒讀，唯有掩卷嘆息。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怪普通的讀者不去閱讀這些作品呢？

David Ditchies在「小說與現代世界」（The Novel And The Modern World）中指出，現代小說家面臨着一個難題：當所有人都被他的獨特的意識所禁錮時，愛是可能的嗎？孤獨是現代人的現實境域，而愛是人與人溝通時所必須具備的因素。我們如何能將愛與孤獨連結在一起呢？在這裏，他同時點出了小說的危機所在。奧斯汀的小說所描寫的是追求與愛情；她小說中所描敘的經驗是社會所認可的，是大眾都認為重要的。但現代人的經驗已失去了這樣的認可標準。於是，當小說家將他個人的經驗呈現在讀者面前時，他們不能了解；因為它們是陌生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小說趕走了一部份讀者，變成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當「意識流小說」將小說帶往趨近完美的境地時，有人指出小說已開始死去。但到了五、六十年代，小說仍然繼續生存。並且，這是一個小說實驗特盛的年代，小說似乎仍有生機。但費勒（Leslie Fiedler）並不這樣樂觀，他在「等待終結」（Waiting For The End）中認為，法國反小說家羅布格利

葉將小說「實化」而為物體的描敘，不啻宣佈了小說的死亡。而美國小說家宣佈小說死亡的方法是：將小說炸成碎片，「只留下歪了的經驗的片斷與死亡的障氣」。到這裏為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說危機的內在因素同時來自小說的技巧與內容的轉變。

「如果小說會消失的話，它有兩個不同的原因：第一是由於支持作者的藝術信仰已經死去，第二是因爲小說的讀者需求可由其他方面得更佳的滿足。」——費勒的看法可謂一語中的。小說危機的外在因素來自其他大眾傳播如電台、電影與電視對小說的衝擊。小說面對着麥魯恆的樂觀只有束手無策。我以爲小說危機的外在因素可分兩方面來討論：（一）現代人想像力的衰退；（二）實用哲學的深入人心。

現代人想像力的衰退來自大眾傳播的影響最大。電台訴諸聽覺，而電影與電視則訴諸視覺和聽覺。但小說必須通過文字而訴諸讀者的想像力。因此比較之下，小說就不及它們來得方便。在現代生活繁忙的藉口下，我們寧願看電影電視而不再讀那些艱澀的小說了。只有那些情節離奇曲折的暢銷小說仍然有一部份讀者垂青。此外，「讀者文摘」將長篇的小說變成小說摘要，以往讀一本小說的時間，現在可以讀到四五本小說了。大多數人眼中，小說不再是文學或藝術了，它已退居爲無足輕重的消遣品。於是又有人以爲看了改編自小說的電影後，就如同讀了那本小說一樣。他們不明白任何藝術作品都是不能摘要的，他們也不明白電影是另一門藝術，是與小說不同的。雖然二十世紀的普及教育使能讀能寫的人數增加，在這些情形之下，人的想像能力便產生退化作用。這是我們始料不及的一種奇怪現象。

但小說的讀者未因此而顯著的或相應的提升。這是我無意貶低杜威與威廉占姆斯等人的價值。這裏所說的「說到實用哲學的深入人心，我首先要說明，我無意貶低杜威與威廉占姆斯等人的價值。這裏所說的「實用哲學」不過是現代人的一種態度和傾向。中產階級與城市使小說大盛，但它們同時是它的致命傷。一方面，當小說家對中產階級的價值懷疑時，他們退居到個人的意識，使小說走入晦澀的境地。另一方面，中產階級的社會是商業與工業的社會，它們所崇尚的價值是「實用價值」，這種價值逐漸深入人心，於是小說在這種標準衡量下，當然逃不過「沒用」之譏。

再加上史諾（C. P. Snow）所說的「科學文化」衝擊下，小說的地位就岌岌可危。「非小說」（nonfiction）的銷路已超過小說。理由之一是前者的實用價值遠超乎後者之上；因爲讀了「非小說」，我們可以累積到我們所需的知識，但小說則不然，我們說不出究竟在它身上可以得到何種的知識。

對於小說的危機，我的結論有兩個：在小說創作方面，我仍然是樂觀的。不少小說家仍然孜孜不倦地埋頭工作；至少，我們仍然可以讀到爲數不少的有分量的作品。在小說閱讀方面，我就不能不悲觀了。可以預見的是，小說的讀者將日益減少；這種趨勢差不多達到無可挽救的地步。

學府文壇

。林文文。

——獅島文壇的生力軍

一提到本地的文壇，不少人都有「低潮」的感覺。實際上，我們的文人所關注的僅是「社會文壇」——也就是電台的文學節目、聽眾園地、報章的文藝副刊，以及文藝集誌、文藝集刊和專集等等，而忽略了我們的另一股氣勢不壯，欲斷還續的「學府文壇」。

「學府文壇」總的來說可分為二類：

(一) 壁報：說到壁報，可算是學府文壇的一支老支柱。獅島的一些中小學校都不時有壁報的「出版」，其中自然也有一些頗為可取的文藝創作。

(二) 校刊：又可分為兩類：

(甲) 綜合性校刊——其中以畢業刊最具有代表性，其中的一些文藝創作自然也有它們一定的成就。

(乙) 學府文藝刊物——這是學府文壇中最主要的一環，近日的這類刊物，大專方面已有論壇、文藝季風、潮聲等等，華文中學方面已有學文、文風、藝林、文苑、藝瀾，德明園地……等等。其中除了論壇、學文等帶着綜合的性質之外，其他的都可稱得上是純文藝刊物。

無可否認的，學府是練習寫作的一個重要場所，而近年來，類似文藝組織的研究會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各中學成立，這對「學府文壇」的發展自然是一股重要的動力。可是由于學識，經濟至市場等的限制，使學府文壇還不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匯成一股壯大的勢力，所以希望我們的「社會文壇」的愛好者不再冷眼漠視我們的「學府文壇」，因為它畢竟是文壇的一支生力軍，與「社會文壇」也有着唇亡齒寒的關係，如果「學府文壇」沒有前途，「社會文壇」的發展也就不見得怎樣令人感到樂觀！

風格乎？

。魯愚。

筆者對張寒先生的大作一向是先睹為快，其字句的推敲，現實的形容與諷刺，都極為欣賞。然世事

難有十全十美的，聖賢英雄，可遠觀而不可近睹。張寒先生的作品，往往是有一些淫淫邪邪的字眼，這也是許多文藝工作者的通病。

本來，小說是人生的一面哈哈鏡，這也就是一種諷刺，但，諷刺太多或太過份了，倒反不美，令人想入非非，破壞欣賞的興趣，豈非弄巧反拙？這些應該只有在騙錢的色情小說裡才可以找到的。

譬如蕉風二月號張寒先生大作「四萬度的近視」中的一段：「一些研究過相學的同學，都說我掌紋紊亂」，用情不專，而且相當好色。細細想來，也多少有點道理，因為打從去年起，我打開報紙就喜檢強姦案先看，簡直就像寫詩那麼會神貫注，每一行却不放過……」

作者的觀察力挺好，真是不偏不倚，一針見血。照理說，到此，正合擱筆，讓讀者反省的時候了。但是，爲什麼還要浪費筆墨，在下面肉肉麻麻的加上：

「……每當看到女主角哭訴受辱經過，便更加精神，血液流暢，左脚原有點麻痺的現象也消除，而最掃興的是女主角說到：『他除下我的底裙……』法官就下令清堂。」

後面一段能使讀者腦海裡掀起怎麼樣的漣漪？感化讀者什麼？其實是不折不扣的「誘惑」而已。「諷刺」變成「黃色」，前功盡廢，嗚呼哀哉，阿彌陀佛！

文藝是導人向上的工具，作者應虛心向魯迅學習，辛勤耕耘，改造社會醜惡，發揚真善美。

一些刊物想吸引讀者，便使出「美人計」，在封面登刊裸體美女相片；如果一個作者想擁有更多讀者而不惜應用大量不必要的猥淫字眼，那是大錯特錯了。這種作者，縱然是寫得名利雙收，又有誰會佩服呢？

筆者深信張寒先生對文字方面是負責的。以上的小小意見希望能給一些作者作爲參考。

文藝沙龍·歡迎投稿

①字數以一千字及二千字爲最適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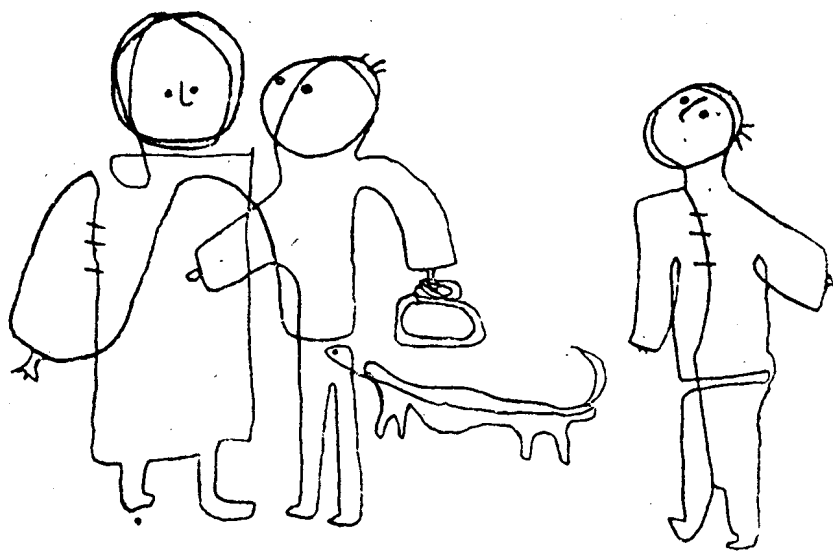
②最好能針對文藝界的現狀，提出問題討論。

③請勿作人身攻擊。

瑪斯仁醫生

陳鴻洲譯

Yusog Idris 著



本文原著者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說家。他具有創作天才，所以在文學上的成就要比醫學上的成就為大。他認為向文學方面發展較有前途，就索性放棄了從醫的生涯，而把整個生命獻給了文學。作者現在是 Al-Gamhuriyah 日報，Al-Kateb 和 Al-Kesah 月刊的編輯。一位法國藉教授稱讚他是 Tahya Hakei 以後最著名的埃及小說家。原作者的許多作品已被翻譯為俄文、德文、法文和英文。——譯者。

這一頓晚餐總算解決了。瑪斯仁醫生站起來，走到前房去，準備開始他一天的工作。今晚的菜餚也跟往常一樣，沒有什麼新鮮的食物：一盤馬鈴薯——平常是炒得乾燥的，今晚的煮法略有不同，每一塊煮得爛熟，另外又放進一些調味品；其餘的是一盤飯和一杯牛奶。

晚餐對醫生來說是一種攷驗；飯菜的好壞，醫生沒有選擇的權利；——薪水則例外。不過有些醫生不見得都能够自由使用自己的薪金，他們得把其中的一部份拿出來供家庭開銷之用。

每一餐飯——無論是早餐、午餐或晚餐，都引不

起瑪仁斯醫生的食慾。他的父親是衛生部的一名大醫生；他小時候求學，都由父親的汽車接送。在醫學院研讀的時期，同窗的朋友不時會看到他身上所穿着的外套，沒有一件不是新款、昂貴而又時常替換的。

對瑪仁斯醫生來說，什麼都比不上工作來得重要。他有一種改不掉的習慣：在工作正式開始之前必須做好一些準備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在晚上開始，所以天一暗下來的時候，通常會有兩位要好的朋友在他房間出現，陪他聊天。其中的一位很會說笑話，即使是很小的事，從他口裡說出來的都會令人發笑；另一位是專愛探聽別人的秘密，譬如說：某某醫生和女護士私通啦，或者某某人的見不得人的醜事啦，他都知道得很清楚，一五一十的述說給醫生聽。聊天是瑪仁斯醫生的第一項準備工作。接下來他就叫院裡的工人拿着一張他開列好的菜單，到附近一間著名的菜館去定一份豐盛的晚餐。在診病室裡，下人必須爲他預備好數份載有美女玉照的美國和法國雜誌。晚上是非常寂寞的，他必須用這些雜誌來打發時間。

作爲一名醫生——一名不使其本身對工作感到厭倦的醫生，瑪仁斯認爲，這些準備工作是不能缺少的。如果這樣的安排仍不能驅除他的寂寞感，瑪仁斯醫生桌上還有一個電話。在 Garden City（開羅一個高尚住宅區）有三位美麗的少女和一位貴婦是他的朋友；只要拿起電話筒，就可以跟她們聊個痛快。……瑪仁斯這時離開了房間，沿着長廊走着。他穿着得非常整齊；那一套白色的制服，熨得光亮筆直。掛

在胸前的聽筒，也經過摩擦得光亮……瑪仁斯醫生是最注重打扮的。他在離開寢室之前，一定要在大鏡子前上下打量一番，以求一切都能適合他的身份。他身材高大，像是一個運動員；年紀又輕，未超過二十五歲。臉龐光滑，頭髮梳得很整齊——沒有一根髮絲是露出在外面的。……

那條走廊相當長。廊上的電燈有好幾盞已經壞了，正等待電火局的人員來修理。從走廊兩旁病室內透射出來的微弱的燈光，勉強可以照亮走廊。瑪仁斯醫生一直向前走；白色的制服隨着他脚步的移動輕輕地擺動起來。從他頸項底下，散發出芬芳的香味兒。小衣袋裡存放着十鎊的零用錢。

「人生是一首由舞樂配合起來的優美旋律。」這就是瑪仁斯醫生的人生哲學。

走廊左右兩旁的護士跟他打招呼，他都一一予以回報。不過，他對打招呼的方式很講究。他知道自己長得很英俊，家庭又很富有。那些護士當然會夢想着他的微笑。但他知道得很清楚，她們都是貧苦人家出身，爲了生活才出來工作。他不屑與這些人做朋友，也不想跟她們談笑；偶而談上一兩句，也都是跟工作有關的話。他跟女護士打招呼，不爲別的，爲的是想避免別人說他驕傲而已。所以招呼的時候，他抱着一個原則：一切都要合乎身份；不使她們產生非非之想，從而提高她們的身份，當然也不能降低自己的身份。他繼續向前走，不往的點頭打招呼。他心裡想：別人也一定像他一樣的勤勉能幹吧！

走到了診病室，看到來求醫的病人相當多；這些人大概在天還沒有暗的時候就等待到現在了。瑪仁斯喜歡在晚上看病人，爲的是晚上比較清靜，沒有白天的那樣吵雜和悶熱。那一大堆病人聚在一起，就會令人感到頭昏眼花。

這時，病人群中響起了輕微的窃窃私語聲。他不要跟病人打招呼；但病人却很有禮貌的讓開一條路來，給醫生經過。瑪仁斯醫生有點飄飄然之感，忽然覺得自己變得重要起來了。他看見大門的把柄骯髒了，牆壁上又塗上幾堆唾液；他責備看門的老婦人做事糊塗。看門的老婦人已年逾半百，慌慌張張的把骯髒的地方揩擦乾淨；口裡却不停的跟病人發牢騷。

瑪仁斯醫生跨進門檻，跟平時一樣，吩咐看門的老婦人站在門外；除非得到他的允許，任何病人都不准進入診病室。

瑪仁斯醫生坐在椅子上，命令老婦人端上一杯咖啡；並提醒她咖啡裡不能放進過多的白糖。接下來，他翻開「婦女」雜誌，一頁一頁的往下翻……

過了一段時間，他滿足了；伸手向桌上的小鈴一按，示意老婦人可以讓病人進來了。

第一位病人低着頭走進來。還沒有開口，瑪仁斯醫生已經明白他的病情了，在一張小紙下寫着「腹痛」兩個字。但腹痛的藥已經用完了；正等待衛生部寄來。他明白當他拿出空藥瓶時，病人是會跟他爭吵的；而爭吵的結果，往往是病人吃虧，被驅逐出去。第二位病人進來了；接着是第三位……

瑪仁斯醫生聚精會神的看着雜誌。噢！一位法國明星穿着一件用虎皮做成的泳裝。這件虎皮是從老虎的頭部剪裁下來的，眼睛和嘴巴部位各留下三個小洞；穿在身上，正好暴露出明星的部份肉體。瑪仁斯醫生全神貫注的看那張玉照，在腦海中產生了一種遐想，遐想着那個被虎皮遮掩的部份。

當第四位病人進來時，他一點都不察覺。直到警察的皮鞋在地上狠狠的一擦，發出「卜」的一聲，表示致敬；他才坐正身子。警察把手中的文件遞給他。瑪仁斯醫生把那些文件取過來，過目一下，裡面記載些什麼，他也不大注意；只知道文件上的字體是用手抄寫的，很骯髒。

警察自動的把事件經過解釋給他聽。這件事跟監禁在警察局裡的一名婦女有關。她本來是應該關在牢獄裡的，但因為沒有適合的地方容納，才暫時把她扣留在警察局裡。誰知道今晚她說身體不舒服……

瑪仁斯醫生對於警察的喋喋不休感到厭煩，以眼請示意他停止說下去，然後開始爲病人診治。他一生中從未聽說過婦女也會被監禁在警察局或牢獄裡。根據他的想像，這位婦女應該是一位身體強壯，皮膚粗糙，眼有媚力、妖冶如蛇蝎的淫蕩妓女。

可是誰曉得擺在他眼前的竟是一位身體瘦弱的婦女。她坐在診病牀上，雙手交抱着身軀，把頭埋在兩個膝蓋之間，兩眼乾澀呆滯，有如一隻忍受飢餓的小病貓，在注視着醫生。

瑪仁斯醫生很失望；這婦女只是一隻小蛇而已，

沒有一點氣力和誘惑力。從她那雙眼所發視出來的只是一種失神的、求助似的眼光。

移動一下肩膀，面對着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動物，心裡感到很煩悶。

他臉上露出鄙夷的神色來，擺動一下頭顱，示意那婦人平躺在病牀上。接着，他把聽筒壓在女病人的胸脯上，再移到那起繃了的小肚皮上，然後檢驗她的雙手。女病人緊閉着雙眼，像是受到催眠似的，嘴角流出唾液來。

如果是在白天，瑪仁斯醫生是不會爲她詳細檢驗的；現在是在夜裡，他心情比較平靜。他聽到女病人的心臟和脈搏跳動的聲音。他動作很小心，深怕那件潔白的制服會觸碰到女病人的髒身體。

瑪仁斯醫生用一種輕微的聲音詢問女病人的病情；女病人回答的時候，臉是朝裡面的。「你爲什麼會被監禁？」醫生這樣問；但心裡却在想：「她也許是爲生活，出賣自己的肉體。她是被折磨的可憐人。而其他人，在她認爲都是騙子、罪魁禍首、謀殺者；然後假仁假義的在她靈前哭泣。」但女病人却很平靜的回答道：「我是因爲吸毒才被抓來的。」

瑪仁斯醫生怔住了，把聽筒從耳朵上取下來，掃視女病人的全身一眼，然後再爲她診視一番；他的態度很不自然。

「咳嗽！」醫生說。女病人咳了一聲。「快快的呼吸！」女病人照着做。他又命令女病人作深呼吸，女病人也照着做。

診斷手續結束了。

女護士在醫生手上倒下消毒藥水。其實這種動作是多餘的。因爲在診斷的過程中，瑪仁斯醫生並未接觸到病人的身體；病人也沒有接觸到他的衣服。他有力的洗刷他的手；看到人類利用這種病菌來殺害自己，他感到非常困惑。

「你有病！」他輕聲的、慢慢的告訴女病人，像是要折磨她似的；他對於自己的態度感到很滿意。

「什麼病？」女病人一面穿衣，一面平靜地問。她這種態度倒使瑪仁斯醫生感到不滿。這個女病人的思想已經麻木了；聽到生病，任何人都會嚇得全身發抖，但他却表現的很平靜。

「肺癆病！」瑪仁斯醫生回答；同時心裡在想這句話一定會使她感到害怕，也許她會霍地站起來以顫動的聲音向上蒼禱告，她會傷心的哭泣，或者起碼也會給他一記耳光。但女病人却好像不要觸怒醫生似的，輕聲地說：「我早知道了！」

瑪仁斯醫生很想把消毒藥水潑在女病人的臉上；但女病人的平靜態度倒使他猶豫起來。他把藥瓶放下，強忍下胸中的怒氣。他坐在椅子上，吸着煙；然後又注視女病人的臉。他承認這不是一個可以用言語或行動來恐嚇而使她產生害怕和煩惱的普通病人。他現在所面對的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病人——一個不怕任何威脅的病人。她的病是一種難治之症。雖然他是一位醫生，對肺癆所產生的恐懼心理不下於任何人，他改以緩和的態度問：「你怎麼知道的？」

女病人微笑，露出黃色的牙齒來。她說她看過好幾個醫生；他們都說她有肺病——這種肺病是在她第一次進監牢的時候染上的。

瑪仁斯醫生玩弄着手裡的香煙，接着很生氣的把它一擦。女病人以斜靠的姿勢站着，態度很平靜，話裡沒有顫動的聲音，好像是在說着別人的不幸似的。女病人這種態度引起瑪仁斯醫生的好奇；他很想知道她的身世。這是一種反常的舉動。在平時他是不會跟病人妥協的；可是這一次顯然是失敗了。他要求這位女病人講述她的身世；忘記了外面還有病人在等着他。

女病人並沒有推避，也沒有裝着忸怩的樣子。在半斜靠着的姿態之下，從口中發出了艱澀、沒有感情的語句來：「醫生！這些不是故事……我的家鄉是在化雲；我的父親是一個賣涼茶的小販……；後來他死了。我繼承他的職業……；有一個年輕的司機愛上了我……；於是我懷孕了……；我的繼母爲我把胎兒打掉……；當我厭倦故鄉的生活時，我就來到開羅……；咳咳咳……；我跟司機一起來……；後來我又愛上另一個司機……；後來我遇到了扒手；他教我偷竊的技倆……；哈……；那是你的派克筆……；我覺得……；咳咳……；哦！我不能說得太長……；那個扒手帶我到很多地方。有一次我被警察抓去關起來了……；出獄以後，他們暗中監視我……；他們以爲我會悔過……；可是我仍舊幹那扒竊的工作；也販賣毒品……；我賺到很多錢……；我很了得……

……；我有很多男人的助手……；最後我愛上了一位監視我的警察……；」

女病人只顧自說自的，倒像是忘記了旁邊還有人在聽她說話似的。也許她對穿白色制服、胸掛聽筒的醫生根本就不看眼裡。她也沒有把眼光投向那個站得筆直、有如一根木頭似的警察。她以平靜的態度開始她的故事，也以同樣的態度結束她的故事。

當女病人在講述她的身世時，瑪仁斯醫生臉上一塊白，一塊紅的，有如一個少女被魔掌攫奪其貞操時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羞態。

醫生聽畢她的訴說，也提出一些問題問她：

「你——你沒有家庭——沒有一個親人？」

「有！」女病人回答。

「有什麼人？」

「一個女兒！」

「什麼？你並沒有結婚……；或者……；」瑪仁斯又問；但不清楚自己在問什麼。女病人閉着眼睛，打斷醫生的話，說：「教師和警察的兒子有什麼不同呢？人爲什麼要自賤呢？」

「你的女兒住在那裡？」瑪仁斯醫生再問；這次明白了自己所問的是什麼。

「在學校！」女病人的臉上現出異樣的神彩。

「什麼！」

「她在求學——時常攷到第一名——她很聰明；你看到了也會喜歡她的。」

「你有能力讓她讀書？」

「上蒼對其臣民是一視同仁的！」

「你爲什麼送她去學校？你不是很窮的嗎？」瑪

仁斯醫生不平等地問。

女病人的眼裡再度射出異樣的光彩，說：「我要她成爲一名醫生！」說畢，呵呵笑起來。

瑪仁斯醫生心裡在說：「讓上蒼宰了你吧！」這時他才發覺，不斷的向她發問，結果什麼都得不到。他心裡很激憤，不知如何處置這個女病人。他不能讓她住在醫院；因爲院裡都住滿了人。他也不能釋放她出來；因爲他沒有權力這麼做。

他把手中的文件，翻覆地玩弄着，以輕微的聲音說：「好吧！你打算怎樣？」

女病人以平靜而又堅定的口氣說：「什麼都不要，只求你讓我自由幾天就行了。」

醫生凝視着她，像是遇見了鬼魅似的。魔鬼！她就是魔鬼！他感到心慌。驀地，他臉色發白，不能自己地說：「住嘴！」

醫生抓緊鋼筆，搖了幾搖，然後在紙上寫着：「她來這裡接受檢驗。檢驗結果，我發覺她需要十天的時間休養。」

女病人走近醫生的桌旁，拾起醫生丟下的煙蒂，深深的抽吸一口，噴出團團的煙霧；然後微笑着說：

「十天，是不？醫生！」

醫生要給她一記耳光；但後來一想，他沒有理由可以打病人。

女病人又噴出團團的煙霧；接着說：「我的女兒也會像你一樣成爲醫生的……」她要繼續說下去，

但看到醫生眼裡射出凶光而退縮了。她改變語氣說：

「但願你永遠快樂！」

女病人慢慢的退到房間的一角，拿起衣服包裹，然後低着頭離開了診病室。

警察拿起剛才的那份文件，雙腳一合「卜」的一聲，對醫生行一軍禮，緊隨着女病人退出房間。

瑪仁斯醫生呆望着他們離去，一切思想都停頓了。他感到憤怒，也感到害怕——怕他自己會死去。想着想着，好像有許多軍隊正從四方八面圍攏過來；他無法突圍而出。完了！一切都完了！他的地位，他的金錢，他的父親……沒有一樣能够使他突圍而去。

他受到內外夾攻，動彈不得。他不自覺的握緊聽筒。在他感覺裡，聽筒也在向他喉間緊縮着、緊縮着……驀地，他緊握拳頭，「砰」的一聲向桌面鎚去。

桌上的鋼筆飛跳起來，掉落地上，筆尖斷了一角。

看門的老婦人慈慌張張地跑過來。瑪仁斯醫生找到了發洩的對象。他提高聲調罵那老婦人偷懶，不把牆上的唾液抹掉，不注意門把的清潔。「你們都是羊，都是狗！骯髒的傢伙！一輩子都不能發達。哼！你們也跟她一樣，夢想着自己有一個女兒成爲醫生……：夢想！簡直是夢想！哼！等着看！我有辦法對付你們的——流氓！」

他憤憤的提起筆來；靠着那根缺了嘴的鋼筆，他要求上司扣除老婦人的三天薪水。他態度很堅決，儘管老婦人的眼淚如斷了線的珠子不住地落下來，他仍然無動於衷。

敬悼孔翔泰先生

■黃潤岳■

14



一九六九年二月間，陳昌豪兄來信告我：孔夫子病篤。當時非常震驚，因為去年孔翔泰先生曾行程來此一遊。由我和沈慕羽兄陪着，每晚要談到子夜以後。主題自然是離不開本邦的華文教育和獨立大學；不過，從國際大勢到看相算命，無所不包，無所不談。這些事，歷歷如在目前。怎麼忽然會病篤？

兩天以後，昌豪兄再來一信：孔夫子病有起色。於是，我和昌豪兄約好四月假期，一齊北上去看孔夫子。

三月初的某一天，報載孔夫子已經於三月六日逝世了。緣慳一面，悵罔曷極。四月假期，我經過北海，也無心渡海赴杭。沿途所見商店牌匾，許多都是孔夫子的手筆，益增傷感。我們都稱孔翔泰先生為孔夫子，剛開始也許是戲稱，後來便是尊稱了。他的確可以够資格，因為他具有完美的人格。

人格的完美，是一種修養，是一種節操；既不可矯揉做作，又不可速成；還要經得起考驗。正統的儒家中心思想，離不開仁與義。仁便是做一個完人，人格完美便是。這是消極的修養。義才是積極地完美人格的完成，形成一種高尚的節操。孔子提出父子君臣，最終便是仁；孟子提出了浩然之氣，主題便是義。仁義的本身，不是目標，不是口號，而是一種實踐。

由於儒家不會提出高深的理論，而仁義的實踐又非常簡單，於是，仁義慢慢成了一種形式。高談仁義的人，可能就是不仁不義的。反過來，那些人格高尚的人，決不會自誇如何講求仁義。一位正人君子絕對不會說：像我們君子……不過，我們對於一位自以為是君子，事實上又不是君子；自以為是聖人，事實上也不是聖人，我們便說他是偽君子，或是假聖人。

有「偽君子」，也有「假聖人」；但是為什麼沒有「真君子」或「真聖人」？原因很簡單：到了真正君子或聖人的時候，他並不以為自己了不起，更不會以此招搖。君子或聖人是要有完美的人格；完成一種完美的人

格並不是易事，也可以是不可能的。我們講完滿人格的完成，只是接近到相當程度。就他本身來說：他認為還不夠。

翔泰先生不僅是一位君子，也可是說是一位聖人，聖人是較君子更高一層。君子只是一個「正人」，堂堂正正的人；而聖人卻是一個完人，完完整整的人。

我們先談他的君子之風：

他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人，私生活非常嚴肅，言行都有一定的規範：不僅是潔身自愛，而且是守身如玉。朋友有時跟他胡亂開玩笑，他卻一板正經的來跟你談。你說他迂腐嗎？他非常開明。

這些條件，或者說這些美德，看起來很容易，真正要守護，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的待人，唯誠唯謹。自奉極薄，到了要幫助別人，成百成千也在所不惜。在我們所知的事例中，有許多明證。

我是在一九五〇年，由周曼沙兄介紹和他相識的。初次見面，也說不出有什麼特別深刻的印象，只是一位忠厚長者而已。他知我想離開和豐與中學，便問我的退路。我告訴他：還沒有確定的去處，想到峇株華僑中學教書。這些話講了也就忘了。那年十一月中旬，我離開了和豐，閒居在怡保。有一天，曹徵與兄來找我，告訴我；孔翔泰先生要介紹我去峇株做校長，要我寄履歷去。原來是峇株華校督學托他物色，他立刻想到我。如此這般，我就在龍引做了十四年校長。

後來我幾次去檳城，都要謝「介紹人」，要請他吃一頓。那知每次他都要約曼沙兄一起來招待我。我也被他招待了好幾次。

他介紹我去，他並沒有居功。講老實話，我也只認為他關懷朋友，所以介紹我去。我的懷念他，並不是因為這件事。

他使我懷念的是他的正直！

他是一位真正愛護華文教育的人。為了維護華文中學，他毅然決然的犧牲了自己的職位。在義與利之間，他毫無猶豫的選擇義，而且是義無反顧。在正義之前，他忘記了自己的名位，他揚棄私人的感情。那一股天地浩然之氣，從他的言詞中發揚出來。今天，他已作古，所以我們可以尊他為聖人。因為他一直到死也沒有改變他的立場，他不但沒有屈服，而且仍在以他有限之精力在奮鬥，奮鬥到底。

廿年來，我們從事華文教育的人，或者是說我們維護華文教育的人，每個人都獻出了他的力量。至於孔夫子呢？他靜靜地站在崗位上，默默無聞。到了他振臂一呼，卻丟了飯碗。他可以說是從容就義的鬥士。

每次教總開會，他都會自動自費前往。所爲何來？還不是關懷！我做教總主席的那兩年，他也是每會必到，坐在旁邊聽。開會之前，他總要找我談一陣：從世界局勢分析到當前的華教；最後他一定要知道我的意見。我只好全盤傾出。有時他全盤贊同，連聲叫好。有時他也提出他的意見來。

到了我不準備再做教總主席的時候，首先我便得說服他和吳泰山先生。這兩位老人家是最支持我的，我一定得先和他們交待。

後來教總由沈慕羽兄負責，他也是一樣的關懷。到了倡辦獨大之後，他更起勁。去年來馬六甲，主要的便是要和慕羽兄談獨大，要問慕羽兄的看法。

誰想到這一面，竟成了最後一面。

孔夫子的家屬，都不在本地。他的喪事，由他的朋友和門生治理；後來又發起成立紀念孔翔泰先生教育基金。這可以說是最有意義的事。募集啓事中，最後一段說：

孔老一生，嚴謹律己，寬厚待人，可以立德；盡瘁文教，守正不阿，可以立功；桃李成蔭，著作等身，可以立言。

古人所謂三不朽，孔夫子真正是齊了，死亦無憾矣。我到今天才能執筆爲文悼唁，就是因爲我沒有甚麼特殊的話可以寫。對於這樣一位完人，只有敬佩；失掉了這樣一位完人，只有哀傷；其他，好像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多餘的。增一分，不能增其大；損一分，也不會減其大。可是，我又禁不住寫幾句話。我的誄詞是：

孔夫子，郁郁乎；孔夫子，泱泱乎；孔夫子，洋洋乎；孔夫子，恢恢乎；孔夫子，烏乎！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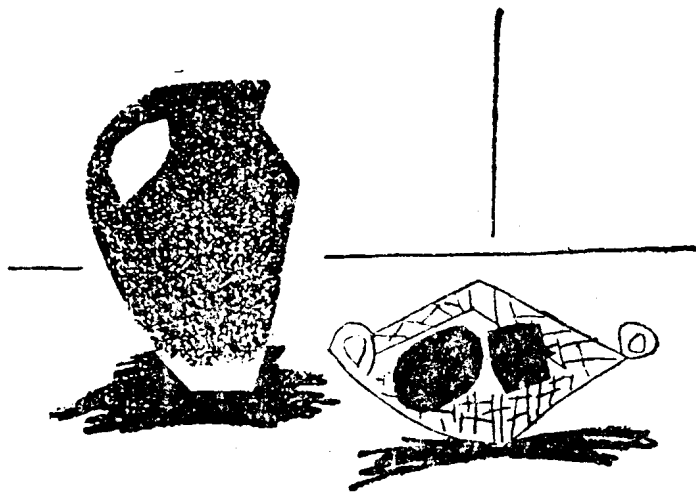
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

請訂閱本刊

訂費：半年——一元八角。全年——三元五角。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深山寄簡



好久沒去關心雲朵了。
只因妳說妳要走了，我又再度抬頭望
那朵雲。
我不知妳的名字將寫在那片雲彩上？
金黃色的雲？海藍的雲？或是灰色的雲？
讓回憶的船把自己載回年輕的夢境去
吧！

放學時，細雨飄着。
「走快些吧，柔柔。」
「不，雨令我清醒也令我愉快。」
噢？喜歡雨的人都接近詩與散文？那時我就知道
我會喜歡妳。
此後，落雨的日子，我不再催妳。……
離開了太平山，離開了太平湖。
我踱進了密密相思樹的雲南園。
妳把心語寄來：我好喜歡山頭那些雲，但願我就
是裡頭的一朵雲。
我把祝福寄回。
「悽迷的故事都該結束
柔柔 做一個值勤兵
記得當值
去喚醒明晨的太陽！」
（願幸福都屬於那早醒的女孩。）……
妳把祝福退回；妳說：幸福永不會屬於我的，你
知，我是那雲。
唉！我又怎能抓緊飄渺不定的雲呢？
與妳談了許多哲理，為妳解說，也為妳舉例。到
頭來自己竟也胡塗了。
我們追求什麼？又得到了什麼？我們不得不開始
感到茫然與無助。
很快的，我又黯然的走出大學的門。歸來，就這
樣坐在湖畔，痴痴的呆想，一切的心都淡了。
嘆息又能彌補些什麼呢？

不再寫信，把痛苦傳染給妳，那只有令我更慚愧與更內疚。
寂寞時，雲朵上全是妳的影子。
實問的句字構成哀怨的臉，我無意把妳驅逐出我感情的領域，但此時我又怎能保護柔弱的妳呢？浮沉在感情的深海中，我們都會溺斃的。
摒棄現實是艱難的，摒棄妳更難。夢中雖很苦澀，但仍能保持那份純真。妳可知？我的醒是我更深的夢？
別懷疑，我是那千年守夢者，守着永恆，守着美；這是始，亦是終。

小搖籃

梁濟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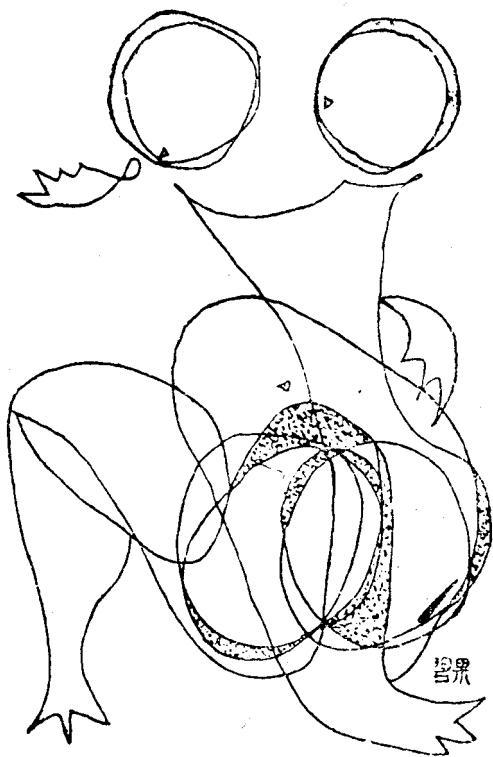
熬一睏的死亡
任墓在我眸中築起
訣別時 你會否痛苦地呼喚母親
若你不唱輓歌 母親呵母親
母親以蘊露製船
你可願回航
讓小眠曲暖暖小搖籃
自母親含血的唇
禁錮時間 去記取那一瞬
如是滿足 擁一份驕傲
咀嚼着十月的夢
母親嘗以十月的夢編織小絨衣

無言癡立，一種無形的怨涼在胸臆間上下搖幌。
山溪急竄着。啊！逝者如斯，如逝者斯，為何它總不稍一停留？
「無事恐遺千古恨，此身甘與衆人違。」
夕陽中，我們將各走各的方向，像凌晨隱退的星子。妳走的好遠好飄渺啊！
頤時，天空黯淡了。
柔柔，夜霧將會來叩我的門，但妳呢？
呼妳千萬，在風中、在水中、在山中、在雲中、在夕陽中；在去問遠行的旅程中，妳可回頭望我？

小搖籃誕生 乃禪悟
向宿命論算禱
在你星星之眸 如是誓願
窺母親的夢 孩子
手提金星棒 你會是小天使
晶瑩 飄逸於星河之外
母親以瞳繪橋
迎你 在第一座星站
何會逆料
母親的夢：却是悲劇的開始
若不 你的登音是悲劇的喪鐘
隨黃昏 你化一晷短暫
暮之外 你只是一顆流星
閃爍着錯誤的光點

小師傅

■ 嘉倫 ■



阿漢從夢中驚醒，看看腕表：還好，七點鐘還差三分。那年紀老大的鬧鐘又停了，該死的老古董！阿漢心中暗暗的咒罵着。坐起來，屋裏靜悄悄的，阿弟和阿妹今天不用上課，帆布牀上睡得甜甜的。阿媽昨晚開夜工趕縫阿妹那件名貴的紗裙，也不知甚麼時候才睡，現在還睡在地上的席子上。看到媽，阿漢心裏便升起一陣內疚：阿媽有嚴重的風濕病，不應該睡在潮濕的地上，但家裏的兩張帆布牀，一張已給了阿弟和阿妹，另一張媽怎樣也不肯睡，讓給阿漢了。阿漢看着媽媽那菜黃的臉孔，決心在出糧時買一張帆布牀回來。

七時二十五分，阿漢回到店裏，師傅們還沒有回來。阿漢脫下自己的白恤衫，從第十二號架拿出自己的白制服換上，然後習慣地拿着掃帚將那本來已很乾淨的地掃一次，用濕潤的布抹那些沙發椅一次，各式各樣的洗頭膏整理好，就完成他的第一項工作。對這些刻板枯燥的工作，阿漢有說不出的厭惡，要不是身為半個老闆的二號師傅對他好，薪金也不太差，他早不做。

嘉琳是「高尚」的美容院，普通的洋行女職員很少捨得花十多元恤一個髮，所以光顧的多是「名流」

的太太和小姐。他們多結隊而來，至少逗留兩個小時，互相交換閑言閑語，然後又吱吱喳喳的一同走了。每天就是這樣的一群顧客，她們的裝腔作態，嬌妖傲慢，使阿漢從心底裏悶將出來，但還要裝出一副笑臉，以免開罪她們。

師傅們陸續回來了，和阿漢一樣的小師傅們也回來了。東西都一一準備好，只是他們的客人不會這樣早就來。

十時多，彈簧門响處，七八位雍容華貴的太太飄然進來，帶來了濃得叫人作嘔的香水氣味。她們吱吱喳喳，根本不理會師傅們禮貌的招呼 and 笑臉。

「二號，今天替我梳個青春點的髮型，上次那個太老氣了。」胖胖的蘇太太說，她欣賞着鏡中的自己。

「阿張師傅仔，替我買樽洗頭膏回來，」是命令的口氣。

「五號，怎麼我上次來不見了你的？二號梳的髮型不配合我的臉型的。」馬臉孔的另一位太太在埋怨着。

整個理髮廳內充滿各種陰陽怪調。阿漢被指得團團轉。他小心奕奕地給客人們洗頭。那些在洗頭前「千嬌百媚」的女士們，洗頭時，額上和頰旁的脂粉被水沖去一部份，顯得白一塊黃一塊的，襯着蓋在她們身上的白布，七分像鬼，三分像人。阿漢蹙着眉，縮着鼻子，厭惡又浮上心頭來。

「喂！你，你過來！」一位太太的眼角看到阿漢，便以食指勾了兩勾，示意他過去。

「阿漢走了過去。」我女兒快要到來了，你下樓等着，看見我的司

機送她來，便帶他們上這兒。」

「我的女兒」，誰知道那個是你的女兒？無可奈何地，他帶着滿肚子氣下樓去了。他在樓下等了七八分鐘，沒看見有車子在門前停下。當他正要返上樓去，有一架大房車在門前停下了，一個司機模樣的男人開了車門，拖出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阿漢看見那女孩子便想起阿妹來，不過阿妹從沒穿過這樣好看的裙子，頭上也沒戴過「大蝴蝶」……阿漢想着，那司機已看到他了，向他招手，說道：

「你替我告訴少奶，老太太在車裏，我不能帶小姐上去了。」

阿漢點點頭，拖着小女孩便走。剛推開彈簧門，那小女孩便撲向那太太懷中，用眼梢打量着阿漢。阿漢從她身上想到阿妹，不禁向她親切地笑了一笑，她也回敬了一個笑容。阿漢想：「她比她的媽媽好得多了。」

太太小姐們的頭髮已被剪「成型」，捲進了膠圈裏。她們隔着椅子高聲談笑，從髮型、服裝到別人的私事。阿漢從鏡子看到她們說得口沫橫飛，嘴兒動得怪有勁，眉毛也揚得高高的，舞手蹈腳，端的八婆樣相。

師父們忙過了，八婆們頭髮高聳，像「御林軍」的帽子，她們很滿意，噙着走了。

阿漢開始打掃，心裏想着：「今個月尾出糧買張帆布床給媽，買條紗裙給阿妹，要大蝴蝶襯的，也買條新褲給阿弟……。」

淡淡的、濃濃的感情

■ 悒 星 ■



又遇到了她、真倒霉；我心裡暗暗地叫道。雖然相隔很遠，但我的眼睛肯定那是她，她正慢慢向我迎面走來。

我的脚步開始凌亂，心臟也在激烈跳動着。我低着頭，目光注視着草地，我不敢望她一眼，甚至很怕看到她。本來每逢我遇到她時，我總是那麼興奮，而且偷偷瞥她一眼，使到她羞澀地低下頭，把臉兒躲藏

在秀髮裡。可是自從我大着胆子寫了一封信給她，而沒有得到她的回音後，我就一直怕看到她，因為我想她一定很討厭我。她是住在隔壁的，雖然做了六個月的隣居，我們依舊像陌生人一般從沒交談過。但是當我把這事告訴了老梁後，他却叫我不放過這大好的機會，同時還鼓勵我去想法子結識她。他說要認識女孩子必須大胆而且臉皮要厚。其實我早就想趁機結識她的，只是鼓不起勇氣，聽老梁這麼一說，我的胆子也頓時大了起來。於是在他的指點下，我寫了一封散文詩一般的信寄給了她。然而我失望了，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

我們相隔的距離越來越近了，心跳的速度也隨着增加，步伐有點蹣跚。我數着草地的片片葉子，不敢抬頭望她一眼。不久我聽到了她的脚步声，我自然而然地抬起頭。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模模糊糊地瞥見她微微地向我點頭送我一朵友善的微笑花兒，我頓時不知所措，急忙向她回禮，可是那種狼狽的表情一定很好笑。當她從我身邊掠過時，我聽到她撲嗤一笑。我轉過頭一看，看到了她的背影，那熟悉的背影……

她的那微微的一笑叫我興奮也叫我懷疑。我不明白她為甚麼會主動和我打招呼，更猜不透她不給我回信的原因。為甚麼她既然不回覆我的信，却友善地向

我打招呼？難道女孩子的心事就像海底的針那麼難以叫男孩子捉摸嗎？

黃昏，站在天台遠眺，又看見了她。她在小路上散步，我居高臨下地看着她的身影。突然她掉轉頭來，向我站的地方望了一眼。當她發覺我時，又急忙望向別的地方。

晚飯後我很喜歡站在天台看西天的晚霞，含笑的遠山。有一回很巧地又看見了她。她在遠遠的路旁走着。雖然我們相隔很遠，但她的動作我却能清楚地看到。走着走着，突然她身體一斜，然後低頭察看，我想大概是踢到石頭。我在偷笑，誰叫她不看路？

她的一笑，她踢到石頭，使我覺得她並沒有討厭我的意思。於是我又厚着臉皮寫了第二封信給她，因為老梁叫我必須要有耐心而且不能灰心。很不幸地，門前的信箱仍然是空空的。

晚上，很寂靜，只聽到路上的車聲。我拿出口琴來吹，主要的却是吹給隔壁的她聽。我知道她對音樂有興趣，因為我常聽到她哼着歌曲。我不吹「負心的人」、「淚痕」，也不吹「水長流」，我只吹那首「好姑娘」：「好姑娘，我為妳神魂飄蕩，只因爲妳太溫柔又好榜樣……」我重複地吹着這首歌，雖然有人說吹口琴會傷害肺部，但我不介意，因為我要使我的琴聲日夜縈繞在她的耳畔。

當我正埋頭寫第三封信時，她的母親來找我，把我嚇了一跳。雖然她面露笑容，和藹可親，但我知道她無事不登三寶殿，一定是來教訓我一番，因為我會

寫過兩封信給她的女兒而企圖想和她做朋友。我想這次她一定會對我說：「我的女兒在唸書，你不好寫信給她，這會影響她的功課的……」因此我只好像待罪的羔羊，等着她的訓誨。可是我却誤會了她的來意。她說她的那個女兒要參加初級文憑考試，想請我給她補習功課。她還說這是她女兒的主意，那真是求之不得。機會敲門只有一次，於是我客套了一番後便接受了這不幸的任務。

我不怪她沒有給我回信，也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我想起那天她令人懷疑的微笑，還有她踢到了路旁的石頭……

破滅

■ 楓 ■

從他們給我的方向
我找着價值的美，

也尋着光——

可是原來他們並不要我接受。

我們該往那裏去？

醒起來的人呼喊著——

吶喊已過了半世紀，激流已冷下來……

在文化的廢墟中的青年人仍在指望着……

一連串的幻滅在我們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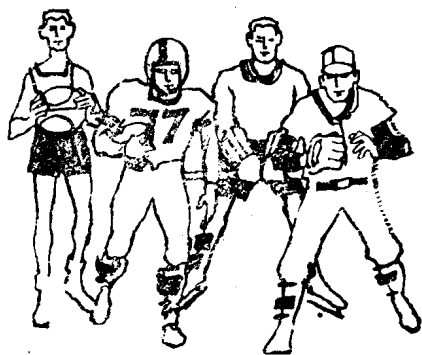
誰還願意去尋找……

很悲痛的體會着，

沒有……

神射手

■ 周少龍 ■



一
他，這樣怔怔地望着那隻籠裡的「歧士啞」（鳥名）。

他，這樣心裡咕哩着：如果我有三塊錢就好了！

他只十三歲，正唸預備班，一個仙都要媽媽供給，三塊錢對他無疑是一個大數目，他不禁頹喪。

那隻「歧士啞」在籠裡跳來跳去，很活潑。牠有一身烏黑的羽毛，胸腔處間些些白透的羽毛，你說該多可愛！還有，牠那尖銳的叫聲更使人百聽不厭呢！

那個賣鳥人對他已失去了興趣，不再管他了。他會記得，第一次站在這兒看這隻小鳥時，賣鳥人是多麼熱情呵，他問他喜歡嗎？要買嗎？但是現在，他連頭也不轉向他。

「歧嘴啞歧嘴……」小鳥嗚叫着。
「歧嘴啞歧嘴……」他嗽着嘴，吹着口哨附和着。他心裡突然一亮，便跑回家去。心裡一味喃喃着：我會得到牠的！

二
「媽！」他氣喘地說，懇切地望着媽媽：「先生繳了學費，還要繳雜費！」

他的臉一陣發熱，他不知道爲甚麼。
「甚麼雜費？」媽媽放下針線，盯着他。

「不知道啦！先生說，看圖書、玩皮球、玩羽毛球都要錢！」他支吾着，心跳得好厲害，像要從口裡躍出來似的。

媽媽不語，自顧自的在做着針線。

他偎在媽媽的身旁，觀察着她的臉色，心裡懷着希望。他想着那隻可人的「歧士啞」。

「媽，先生說，不繳雜費，便沒書讀了！」
媽媽慈祥的看看他，「你還不去吃飯！錢我自然會給你的，要多少錢呢？」

「三元！」他急促地說着，便衝進廚房去，裝了飯，三口併作兩口地嚼着。他是多麼的高興啊！真想

不到自己的計劃竟這樣容易的成功了。

星期日，不用上學，只八點多，他就溜到那間鳥店去了。

賣鳥人笑呵呵的要了他的三塊錢。他也笑呵呵的要了賣鳥人的「吱士喳」。

捉着小鳥，他不禁想起阿牛、阿細、大頭虫那班小氣鬼來，他想着，他們該會多麼的羨慕自己啊！哼！他神氣的自鼻孔哼了一哼，心裡是甜甜的。

「吱嘴喳喳嘴……」他歡樂的朝回家的路上走。涼風習習。他忘了媽媽那三張血汗賺來的一元鈔票。

四
媽媽在後院裡劈着柴。

他匆忙的跑進屋裡，找到了他的「拉士的」。

跑到媽媽的跟前，他的臉紅紅的，「媽！媽！小鳥！小鳥！我射到的！只一粒石頭，媽！小鳥！」

「是嗎？」媽媽微微一笑，「沒射傷吧？」
「沒有！沒有！」他說着，同時找來了一個小竹籠，把鳥關了進去。

即刻，一群小孩蜂湧而來，他們把他圍在中間。於是，他滔滔不絕的對他們訴說着：

「起先，我在發哥的那棵紅毛丹樹上發現牠。」

「之後，牠飛到我這兒來。我瞄，一發彈，牠便掉了下來，叫也不叫一下……」

五
在小孩群中，他的大名便不逕而走——神射手。他也很高興接受這樣的榮譽。

伐木工人

· 潘文為 ·

晨曦撕碎了森林的惺忪

陽光漂白這幅青銅時代

攜滿尖銳的工具

伐木工人踏入林徑

漠視潮濕的山風瘴氣

漠視虫獸的襲擊

在吼吼的電鋸叫喊中

千萬棵古樹橫屍四野

向山徑林巒開發的一雙雙手

遂征服這一幅野蠻世紀

很盤古氏的開天劈地

很遂人氏的焚燒那原始

吉普車拖拉機窸窣然

之後 有批批萬靈之物來墾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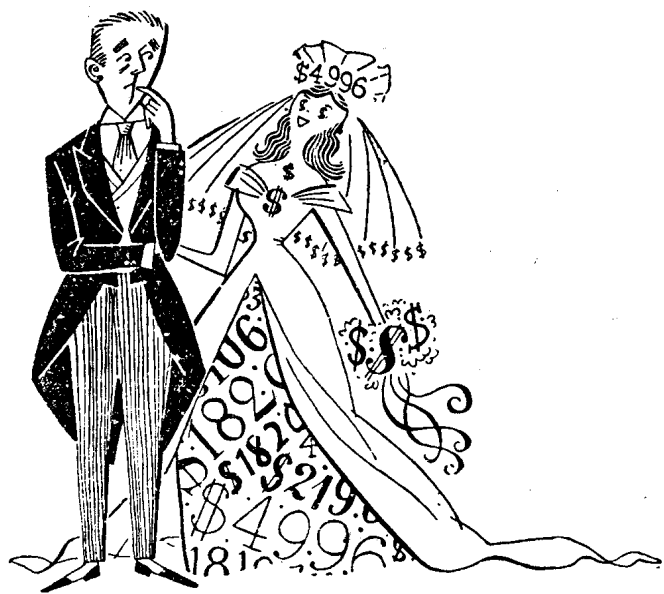
而伐木工人默然開拓

在另一幅青銅時代創造

文壇
憶售

「無辦法的戀愛」的馬寧

■ 溫梓川 ■



在三十年代的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板城新報」主編兩個副刊。一個是詩歌專刊，名叫「詩草」，一個叫「熱風」是純文藝刊物。「詩草」是週刊，「熱風」也是週刊。這兩個刊物的稿源，有大部分是邀約中國知名的文藝作家撰述的，一方面的用意無非是省事，另一方面却是鼓勵當地的文藝青年寫作；雖然如此，却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可是有一天，忽然有一個文藝青年跑到報館編輯部來找總編輯坐談，他自我介紹，我們才知道他叫「馬寧」。他姓黃，馬寧是筆名，年紀只有二十四五歲左右，剛從上海到板城十多天，他說他很欣賞這兩個文藝副刊，認為比較着重介紹西洋文學，格調和水準都相當高。那時期他正在張資平創辦的上海樂群書店出版的「樂群月刊」，陸續發表了好幾篇相當精彩的短篇小說。我對他的小說很喜愛，因為他的寫作技巧和小說結構相當新穎。尤其是他在每篇小說裡面，一定將文壇人物，指名譏諷一番，如他指當年的郭沫若只有一兩首抒情詩，尚堪一讀；魯迅則依老賣老，沒有什麼道理；李金髮只會寫那些使人莫名其妙的詩歌，胡適博士只是想做聖人之類。文藝界的知名人士，差不多都給他一一罵光了。因此使我對他的小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雖然我覺得他有點狂傲和相當自負。從這次晤面後不久，他的一部寫了五萬多字的中篇小說「無辦法的戀愛」，也在上海樂

群書店出版了，而且板城的書店也運到了幾十本，每本定價大洋三角，折實祇售二角五分。我沒有購讀，後來他却給我們編輯部同人，各送了一冊簽名本，希望我們讀後撰文評介。我還很爽快的說，「就是書多銷了幾本，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它就像我的棄兒，我已將它賣斷了給張資平了。」

至于賣了多少錢的版權費，他沒有告訴我們，我們也不便追問。後來我在上海的報紙上，看到有一則「文壇消息」，笑罵張資平是市儈作家，剝削青年作家。裡面還涉及他那本「無辦法的戀愛」，說是五萬多字的短篇小說，只付給作者大洋二十五元的版權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末尾還說作者總算幸運，雖然千字只值五角大洋的稿費，略嫌過少，但還沒有將原作者「馬寧」的名字換了「張資平」。當下，我把這則消息剪了下來，帶回寓所貼存。

過了幾天，剛巧是星期日，他大概看到報上沒有對他的近作評介的文章發表，忽然又飄然地跑到我的寓所來聊天。一談起當年出版界的情形，我當下便把這張剪報找出來給他看。問他是不是事實。他坦然的說沒有錯。他的「無辦法的戀愛」只賣了二十五塊錢。他還說這則消息大可以轉載。我起初以為他跟我說笑話，他却認真地說，「如果轉載這則消息，却無異替我的作品，作了一次免費的宣傳，比登廣告還更有效力。我這本『無辦法的戀愛』，書名雖然新穎奇特，但這裡到了幾十本。到現在還只賣了二三十本。」

他再三囑託我，這事一定要為他幫忙辦到。後來消息終於發表了，這本書果然不出二三天功夫，全部都賣光了。他又興沖沖地來找我，說：「我還有了一本沒有發表過的中篇小說叫做『好消息』的，我自己覺得寫得很滿意，你能不能設法譯成英文？」

我當時沒有立刻答應他，只說：「你且把作品給我拜讀再說。」然而「好消息」却始終沒有送來，却送來了幾篇小說散文之類的作品，讓我在「熱風」發表，可是每篇文章都署了不同的筆名。

後來他幾乎天天到報館來，常常坐到我下班，便和我們一道上小館子去吃晚飯。吃完晚飯，各自分手回去休息時，報紙也出版了。每逢在吃飯時，他却無話不談，因此我才漸漸知道他是福建龍岩人，但他說的中國國語却聽不出帶有福建腔調。他說他出身于廈門集美師範，畢業後到上海去找事做，却沒有如願以償。他聽得人家家說，張資平收買文藝青年的作品，改頭換面，收為己有。他為了要吃飯，便帶了作品去找他，結果是稿子全賣了給張資平，在「樂群月刊」發表，稿費很低，千字大洋五角。全部發表完了，還要給樂群書店出版單行本，書名擬定為「馬寧短篇小說集」。可是這本書，却始終沒有印行。

他說張資平的為人很不錯，並不如外間傳說那麼混賬。張資平聽了他找他的來意後，隨即給了他一部分的稿酬，解決了他生活上燃眉之急的困難。他還說張資平比起他的姊夫，要有人情味得多。他將他姊夫的德行，

數說得一文不值。他目前寄居在姊夫的樹膠店裡，每天要幫他的忙，做一個和卸貨傳役差不了多少的工作。每天只吃他兩頓薄粥，一個錢的工資都沒有，只是頭髮長了，他的姊姊私下裡給他幾毛錢去剪髮而已。他倒非常渴望找到一份固定的職業維持生活；後來，約莫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他那壯碩得和日本人相似的身材，穿着ABC恤衫，外面罩着一件陳舊的墨藍色的西裝的影子，沒有再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

在這期間，我們自然不知道他到那裡去了，也聽不到他的消息。有一天，忽然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寫得密密麻麻的信，才知道他到風景如畫的太平湖畔的一間小學去教書。職業是他姊夫的朋友介紹的，生活很安定，也很舒服，簡直使他舒服得寫不出文章。他又提起他那部得意的作品「好消息」來，說是託了友人爲他譯成日文，譯事完畢之後，才寄給我轉譯成英文。同時他對我還作了很大的鼓勵。他說像我這樣的文藝青年，學殖的修養不錯，中英文都有根底。他如果是我，就會長住在上海，就是在上海的亭子間，住它二三年，寫寫文章，包管名滿天下。我當時只好一笑置之，我給他寫信說，我根本就不想做什麼作家，寫文章賣錢，原是一件苦事。我寫文章，大半是由于遺興；天下有什麼職業不好做，而要做什麼吃不飽，餓不死的職業作家！

他從此也沒有再來信。他到了那裡去也不知道。後來聽到太平來的朋友說起，才知道他早已不在太平湖畔教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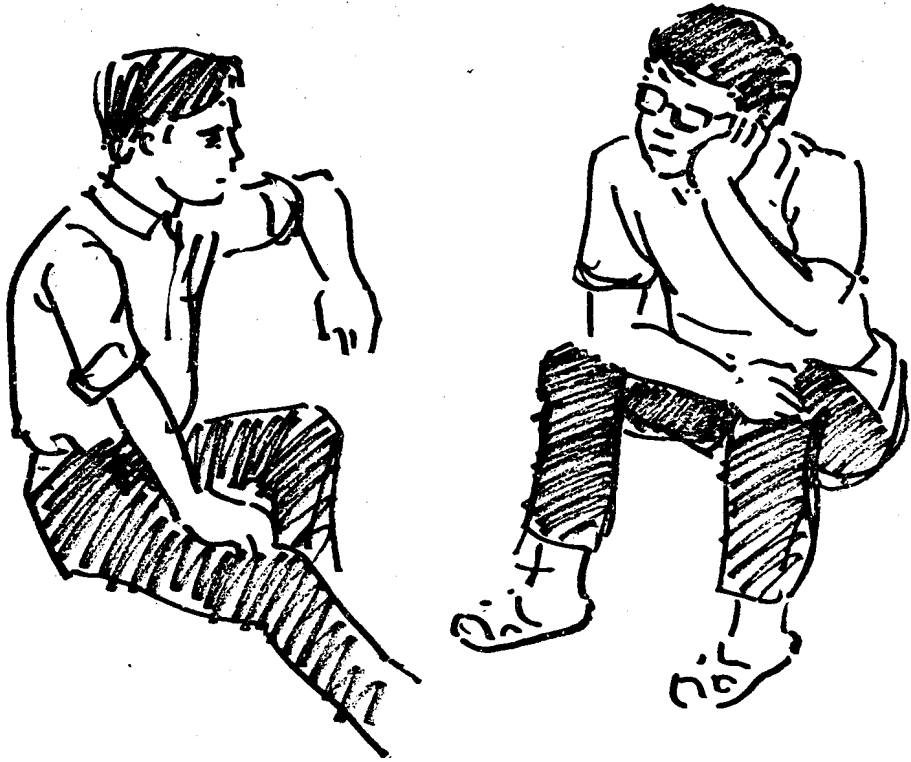
據說，有一天，他正在上課，校長對他說，提學司到學校來視學了。他聽了很激動，臉色大變。校長一轉身，他便從教室的窗口，跳出窗外，拿着教鞭，一溜煙地走得無踪無影了。原來他以爲他是新來的教員，提學司是專來爲難他的；他完全不知道提學司到學校來巡視，是他的例常公事，與他毫無關係。他鬧出這種笑話來，實在是由于他是個神經質的青年。

至于他的筆名馬寧，原是學巴金的辦法。巴金原名李芾甘，他因爲崇拜無政府主義者的巴枯寧和克寧泡金時，並且還譯過兩人不少的著作，將他們兩人的譯名，各取首尾一字以作筆名「巴金」。馬寧却因爲崇拜寫「資本論」的社會主義者，和寫「神與國家」的巴枯寧，所以才將他們兩人的中文名字，各取首尾一字以作筆名。雖然他崇拜這兩個舉世知名的思想家，我相信他對他們的學說是一竅不通的，而且「資本論」一書在當年尙沒有中譯本，他的英文恐怕連小學的程度也够不上，他對這兩個名人的崇拜，也不過是學時髦，盲目崇拜罷了。

抗戰時期，聽說他到重慶去了，以後再也沒有聽到他的真確的消息。到了抗戰勝利後，和平初期，他就又重來馬來亞，在星加坡的一家報館工作。後來又聽說他回到中國大陸去了。不久以前，在香港的報紙上，看到他在中國大陸被指爲夏衍、歐陽山這一派作家，同樣遭受清算。像他那樣的一個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作家，在大陸不致遭受清算的命運，那才是奇蹟呢。

柏力與我

■ 陳萍 ■



我搬來姑媽的家已經一個月了；這是媽的主意，她認為我身體瘦弱，住在城市里又吵鬧，空氣又污濁，所以在上個月，我中學畢業後，便把我帶來姑媽的家休養一個時期，待我身體恢復健康了，才讓我回去。姑媽的家是在郊外，屋後是一個美麗的海灘，附近都是一些別墅式的洋房，環境清幽美麗，平時都有許多人到這兒來游泳，使這寂靜的郊外平添一些熱鬧的氣息。

姑媽的丈夫早年就死了，留下許多遺產和一個兒子田浩及一個女兒田蜜；田浩比我大一歲，田蜜與我同年，他們中學畢業後，都準備明年到外國升學。在他們那座龐大的洋房里，就只有他們三人和一個女傭，所以他們都非常歡迎我的來臨。

一個月來，我和他們相處得很好，表哥田浩對我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不過，我始終尊敬他、愛護他像哥哥一樣。

每天晚飯過後，我總愛獨自一人溜到屋後的海濱去散步，看夕陽，看晚霞，看海。

這晚，我們吃晚飯時，表哥田浩忽然對我說：「安嘉，今晚別去散步了，好不好？」

「爲什麼呢？」我驚異地看着他。

「是啊，你明知道安嘉愛靜，爲什麼不讓她去散步呢？」姑媽不滿地看了她的兒子一眼。

「媽，妳弄錯了，我只是叫她今晚別去，並不是……」田浩急忙解釋。

「哥哥，你看你急成這樣子，」田蜜笑着放下飯碗對我說。「哥哥的朋友今晚開派對，他想叫妳也去湊湊熱鬧。」

「哦，原來這樣的。」我鬆了一口氣。

「媽，哥哥和安嘉去跳舞，我和妳到市區去看一場電影，好不好？」田蜜忽然向她的哥哥擠了擠眼睛。

姑媽微笑着看了田浩一眼，附和地說：「好啊，順便也找安嘉的媽媽坐坐。」

「姑媽，田蜜……」我難爲情地叫了一聲。「我不去了，我也和妳們去市區吧！」

「呀！這怎麼可以？」田蜜拍了我一下。「妳別令哥哥失望呀！」

我轉過頭去，恰巧遇到田浩偷偷射來的眼光，不知怎的，我感到心臟跳得很快，於是我紅着臉連忙埋頭吃飯。

晚上，姑媽和田蜜果然到市區去了。我躲在房裏換衣服，好一會兒，我聽到有人敲門，我知道一定是田浩，於是我穿上鞋子走了出去，田浩看着我，愉快地說：「安嘉，謝謝妳做我的舞伴。」

「你知道我是不大會跳舞的，也許會令你玩得不高興。」我說。

「不，安嘉，只要是妳，就是整晚不跳舞，我都

樂意陪妳的。」田浩扶我坐進他那輛白色的汽車；在黑暗中，我看到他的雙眼有一股熱烈的光輝，它正在尋覓我的眼睛，可是，我避開了。爲甚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聽到田浩一聲輕微的嘆息。

田浩的朋友柯柏倫爲了開「派對」，幾乎請了他所有的朋友，所以他那諾大的客廳，也顯得太小。田浩拉着我擠在人羣中跳舞，熱得使我透不過氣來。好在這是一個慢狐步，沒有那樣吃力。

「累了嗎？安嘉。」田浩細聲問我。

「還好，你呢？」我望着他那「藍色」的臉孔，

因爲所有的燈泡都是藍色的。

「安嘉……」田浩輕輕地叫了一聲，忽然把臉貼着我的頭髮，我的心猛烈地跳了一下，我急忙推開他，有些發抖地說：「表哥，不要這樣……。」

田浩失望地看着我，他的眼光有些散亂，我聽見他這樣說：「安嘉，這一個月來，難道妳不會對我有感情？」

「表哥，你叫我怎麼回答你呢？」我似乎感到有一塊石頭壓在心上，那麼沉重。

「安嘉，妳會喜歡我的，妳以後一定會喜歡我……」田浩喃喃地說。

這時音樂停了，燈光突然亮了起來，原來他們要玩遊戲，田浩被柏倫拉去做主持人，我乘大家不注意的時候，溜去花園里吹吹晚風。

花園里很寂靜，這和客廳的熱鬧氣氛成了強烈的對比，坦白說，我倒喜歡這兒的清靜和新鮮的空氣。

我在一張石椅上坐了來，正想閉上眼睛休息一下，忽然我的手觸着一樣東西，原來這是一隻結他，我把它拿起來彈了一下，突然背後有陣低沉的聲音響了起來：「爲甚麼動我的東西？」

我嚇了一跳，這寂靜的花園難道還有其他的人？我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於是，手一軟，結他跌了下去，一個人影突地跳到我的面前，蹲下去拾起那隻結他。

我一看原來是個人，心裏立即寬鬆不少，這人抬起頭來，和我的眼睛接觸了，我們同時怔了一下。

他不但是人，而且是個很高大很俊美的男孩子，只是顯得很蒼白很冷漠。

「妳是我哥哥的女朋友吧？」他站了起來。

「你哥哥？」我莫名其妙地問。

「柏倫是我哥哥，爲甚麼不進去跳舞？」他看着我，冷冷地問。

「我討厭跳舞，也討厭熱鬧，所以溜到這兒來清靜一下。」我微笑地說。

「我怎麼從來沒見過妳？」他咬着手指。

「哦！」我笑了起來。「我認識你的哥哥不到三個小時。」

「我哥哥的女朋友都是愛吵愛鬧的，妳有些例外。」他把結他放下，望着我說。「不介意我剛才差點嚇壞了妳吧？」

「當然不！」不知怎的，我對他有一份親切感。「你不坐坐嗎？」

他怔了一怔，終於上前一步坐了下來，他的動作很快，使我感到有些奇怪。

「你哥哥開派對，怎麼你不參加？」我問他。

「和妳一樣，我也討厭這些，」他用手指劃着他那條粗布的牛仔褲。「對了，妳怎麼認識我哥哥的？」

「是我表哥介紹的，我表哥叫田浩。」

「田浩？我認識，」他看了我一眼，突然問：「你們是愛人？」

我想起田浩剛才對我的情形，不禁升起一陣不自在的感覺，我說：「我尊敬他，但並不愛他。」

他笑了一下，轉過頭去。我望着他那微長的髮尾，突然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名字對他說了出來：「我叫安嘉，姓陳。」

他有些意外地回過頭來，奇異地問：「爲甚麼妳要把名字告訴我？」

「……」我感到一陣羞愧，無言地站起來，準備離開這個奇異的男孩子。

當我就要走開的時候，他突然拉住了我，抱歉地說：「請原諒我，我不是故意的。」

我有些欣喜地站住了，他把手縮了回去，緩慢地說：「我是個不受歡迎的人，而且不善交際，一向沒有朋友。哥哥的朋友都不喜歡我，所以，我以爲妳也一樣。」

我慢慢地轉過頭去，和他那深邃的目光碰在一起。

。「爲甚麼他要那麼自卑呢？」我心想：「我應該勸他才是。」

於是，我坐了下來，誠懇地對他說：「沒有人是不喜歡交朋友的，你應該多參加一些活動，多接觸一些人，才會有許多朋友的。好像今晚，妳哥哥開派對，裏面就有許多年青人，他們都可以成爲你的好朋友，除了他們，我也是你的朋友。」

他的眼睛有一股異樣的光輝，可是，卻像流星那麼迅速地消失了，他似乎有點痛苦地抓了抓他的右腿，嘆了一口氣說：「妳是第一個對我有耐心的人，他們都說受不了我的怪脾氣……。安嘉，謝謝妳。」

他竟然會把我的名字記起來，我不禁有一陣莫名的高興。我站起來說：「我去拿兩杯果汁來，再和你談，好嗎？」

我沒等他開口，便轉身走了，他忽然叫住了我，我轉過頭去，微笑地問：「甚麼事？」

「安嘉，無論如何，我要衷心地感謝妳，因爲今晚到底有了一個關心我的人。」

我快樂地笑了笑，就走回去客廳，裏面的人羣正在玩一種「找舞伴」的遊戲，我看見田浩被人蒙住雙眼，在那裏玩得興高采烈。我在一張長桌上倒了兩杯葡萄汁又回到花園去。

走回原來的地方，突然發覺那個男孩子不在了，我驚異地四周張望，依然沒有半個人影，我有點悵然地坐在那張石椅上，忽然看見一張字條留在上面，我連忙放下葡萄汁，把那張字條握在手里，然後走到一

個比較光亮的地方打開來看，上面這樣寫着：「安嘉：今晚是我最高興的一晚，因爲我認識了妳。請原諒我先走一步，因爲我有事情重要的，希望下次見面的時候，妳不會討厭我，永遠不會討厭我。柏力。」

「柏力，柏力……」我喃喃地唸着他的名字，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感情。「我爲甚麼要討厭你？」我嘆了一口氣，向客廳走了回去，那兩杯葡萄汁依然靜靜地擺在那張石椅上。

回家的時候，田浩一直追問我爲何溜了出去，我不耐煩地閉上眼睛，心裏卻想着那個奇異的令我惆悵的男孩子……。

這幾天，田浩一味纏着我，要我陪他看戲、逛街等，我都一概拒絕了他。可是，雖然我對他如此冷淡，他依然苦苦地接近我，奉迎着我，使我苦於應付。

下午，我在房裏看小說，田浩又闖了進來，我一看見他，就恨不得遠遠地避開。田浩上前把我的小說拿開，在我身邊坐了下來，我立刻挪開一些，說：「表哥，有事嗎？」

「安嘉，妳別老是躲着我，好不好？」他委曲地說。

「……」我沉默地垂着頭。

他默默地將一包東西放在我的手裡，我打開一看，原來是幾斤香炒粟子，這是我最愛吃的，我有些內疚地抬起頭：「表哥……」

他望着我，表情很奇特，爲了避免與他單獨在一

塊，於是，我抱着那包粟子，向他說：「表哥，謝謝你，來！我們找姑媽和田蜜一塊吃。」

來。

沒等他開口，我走出了房外，田浩竟然沒有跟上來。姑媽和田蜜大概到鄰家打牌去了，我到處都找不着她們。於是，我抓了一大把炒粟子塞滿了裙袋，溜到屋後的海濱去。

今天的海浪很大，我吃着粟子，踏着海水沿岸走着。走了不遠，我看見岸上的樹蔭下立着一個畫架，卻沒有人在那里。

我好奇地走上去，當我站在那幅畫前面的時候，驀地，我整個人呆了，這幅畫中是一個少女，而這個少女竟然是我！「她」的衣著是一件粉紅色的「迷你」裙，我清楚地記着，我前晚去參加柏倫的派對時，也正是穿這件衣服。

我驚異地睜大眼睛呆想，突然，我覺得背後似乎站着一個人，於是我很快地回過頭去，赫然看見一個男孩子握着畫筆站在那里。

「柏力，是你！」我認出他就是前晚的那個男孩子，我高興地叫了起來。

「安嘉，沒想到會在這兒看見妳。」柏力似乎有些着急。我指着那張畫說：「柏力，這畫中的女孩子……」

「她？她是一個好心腸的女孩子，名叫安嘉。」他深深地看着我，眼光輕柔而充滿感情。

我驚喜地叫了一聲，用手輕輕地撫着那張畫，心

中突然產生一種好溫柔、好溫柔的感覺。這男孩子一定對我也有深刻的印象，要不然怎會把我記得那樣牢？

我紅着臉緩緩地回過頭去，沒想到這男孩子也紅着臉呆呆地看着我。

「柏力，」我小聲地說。「前晚上，你為何靜悄悄地走了？」

我發覺柏力牢牢地站在原來的地方，似乎沒有移動過一步，我不禁感到有些奇怪。

「我……」他垂着頭，臉色有些沉重，語無倫次地說。「我上樓就立刻把妳的輪廓畫下來。」

「你把我畫得太美了，謝謝你。」我說。「柏力，我們到那邊去散步，好嗎？」

「不！不！」柏力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起來。「安嘉，在這兒坐坐吧！」

「也好。」我不便勉強他，正想找塊乾淨的沙地，柏力卻很快地在原來站着的地方坐了下來，我也只好坐在他的旁邊。

「安嘉，」他嘆了一口氣。「這幅畫完成之後，送給妳，妳會接受嗎？」

「柏力，我會把它掛在我的房里，永遠保留着。」我認真地說。

他有些安慰地笑了，他笑的時候，像是雨後的太陽，那麼柔和、那麼可愛。

「安嘉，前晚妳在石椅上留下兩杯葡萄汁，第二天早上，我去那兒看到了，我知道一定是妳留下的，

妳猜我把它們怎樣了？」他看着我。

「你一定把它們倒掉了。」我毫不考慮地說。

「是嗎？」他有些失望。「妳錯了，我……我把它們都喝了。」

「……」我注視着他，說不出一句話來。

此刻，我發覺我們坐得很靠近，他身上的熱氣微微地傳了過來，我感到很溫暖，不知怎的，我中心那股溫柔的感覺漸漸加濃……

「柏力，」我的呼吸有些急促。「你喝了，有沒有肚子疼？」

他的眸子閃着夢一樣的光輝，這光輝直逼着我：「就是疼了，我也願意。」

「柏力……」我低低地叫了一聲。感到他的手掌漸漸地向我的右手移近，終於，他握着我的手，我把左掌壓着他的手背……

「哦」我輕輕地呼了一口氣。

突然，柏力很快地把我的手放開了，我錯愕地望着他，他避開了我的眼睛說：「安嘉，妳該回去了。」

「爲甚麼？柏力。」我追問他。

突然，柏力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妳一定……妳一定會討厭我的，我知道……」

「你在說甚麼？柏力，我不明白，」我搖着他的手臂。

「妳回去吧！」他把臉埋在掌心裡，冷冷地說了這麼一句。

「哼！」我生氣地站了起來。「你原來在作弄我

，我恨你，恨你這個變態的人！」

我含着淚跑了幾步，赫然發覺田浩站在我的前面，他不知甚麼時候來的？我慌忙把淚抹了。

「安嘉，你怎麼哭了？」田浩驚異地拉着我，我卻將他的手甩開了。

田浩忽然看見柏力站在我的背後，不禁又狐疑地問：「安嘉，告訴我，是不是有人欺負妳？妳說？」

「沒有，沒有，你怎麼這樣討厭？」

田浩無言地看了我一眼，兀自走到柏力的面前，我着急地轉過頭，朝田浩說：「表哥，你別……」

「柏力，你怎麼也來了？」我聽到田浩說話的語氣似乎含着一些諷刺。

「我常到這兒來寫生的。」柏力冷冷地回答。

「你自己走路來，還是別人載你來？你的腿……」田浩指着柏力的右腿做了一個表情，我莫名其妙地看着柏力。

「這是我的事，你少管！」柏力恨恨地打斷田浩的話。

「好好……，我不管，」田浩向柏力揮了揮手，就走到那幅畫的前面，我有些着急，因為我知道田浩的牛脾氣，我害怕他看了那幅畫會和柏力發生衝突。

果然，田浩看見那幅畫之後，臉色變得鐵青起來，他狠狠地轉過頭來，冷笑着向柏力說：「你把安嘉畫得不錯啊？」

「你妒忌嗎？」柏力冷冷地反問。

「哼！」田浩被柏力這麼一問，登時憤怒起來，

他大步地走到我的面前，咬牙切齒地對我說：「我現在才明白，原來妳愛上這殘廢的跛子！」

跛子！我的腦子「轟」的一聲像是一粒炸彈爆了開來，我驚惶地叫了一聲，無力地退後幾步，然後呆呆地看着柏力！

這時，一陣令人窒息的沉默在我們三人之間升起，除了海浪聲之外，便是柏力那急促沉重的呼吸聲。

柏力的臉色在太陽下顯得異常蒼白，我看見他的嘴唇痛苦地緊抿着，他的胸部劇烈地起伏，像是極力忍受着內心的痛苦！

這時，我忽然變得冷靜起來，我不能爲了柏力是個跛子而輕視他，離開他，我對柏力已經產生了感情，我可以藉着愛情的力量使柏力振作起來，成爲一個殘而不廢的人！

於是，我不理會田浩那充滿妒意的眼光，平靜地走到柏力的面前，用一種極其自然而充滿感情的聲調說：「柏力，我們收拾畫具回家，明天我們再來完成這幅畫，好嗎？」

「安嘉，妳對這跛子很有興趣，我真不明白！」田浩嘲笑地說。

驀地，柏力狠狠地把手上的一支畫筆用力地拋在地上，然後推開我，一跛一跛地走了。望着他那背影，我才發覺這是第一次看見柏力走路！

一剎那間，我完全明白了，原來柏力那麼自卑、孤僻；還有他不願陪我散步，不願在我面前走動；他愛着我，又想避開我……這一切，只因爲他是個跛子

！哦，柏力！

我上前把那幅畫緊緊地抱在懷裏，然後追上前去，田浩突然伸手抓着我的手肘，立刻，我心裡升起一陣強烈的反感，我激動地甩開他，憤恨地說：「你這樣傷害柏力，我不會原諒你的，告訴你，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希望自己殘廢的。」

說完，我頭也不回地沿着柏力所走的方向追去。在一塊石上，我終於找着了柏力，他把整個身體伏在一塊平坦的岩石上，我聽見他那急促沉重的呼吸

於是，我靜靜地在他身邊坐下來，當我的手輕輕地按在他的肩膀上時，柏力卻把它推開了。

「柏力，你……」我感到淚水在眼眶邊沿滾動，我努力不讓它們掉下來。

「我是跛子，妳現在知道了吧！」柏力向我大聲咆哮。

我的眼淚終於滾了出來。

「妳想安慰我吧？我不要！告訴妳，我不希罕甚麼安慰！」柏力繼續咆哮。

「柏力，我……」我忍不住哭出聲來，雖然我竭力壓制自己的情感。

這時，柏力忽然坐了起來，我感到他正深深地注視着我，於是，我連忙把臉孔埋在掌心裏，轉過了頭。

「安嘉——」柏力嘆了一口氣說：「別哭了，回去吧，剛才，倒是妳的表哥提醒了我，妳實在不該和一個跛子來往……」

「柏力，」我感到心口一陣絞痛。「我和你來往是我倆的事，誰也沒理由阻止，可是，我卻不明白，你……你……爲甚麼要躲避我？」

柏力沉默了，他把眼光投在遠遠的海面上，我不知道他在想些甚麼？

好一會兒，他轉過頭來看着我，幽幽地說：「妳表哥在愛着妳，我知道。」他的語氣充滿了妒意。

「我沒有愛過他，柏力，愛情不是一種貨品，不能贈予，亦不能轉讓，所以……」說到這裏，我有點激動地說不下去。

「所以怎樣？」他急切地問。

「所以，我不接受他的愛。」我的眼睛注視着他的，這時，我的心中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我乘着這個時候，把自己的愛向他表達出來，終於，我鼓起勇氣在他耳邊輕輕地說：「柏力，我心中也愛上一個人，那……那是你！」

我感覺到牠猛地震動了一下，我無法形容他臉上的表情，只感到他顯得很激動，很迷惘：「安嘉，妳不是瘋了吧？」

「就算我真的瘋了，我還是會這樣對你說的。」我紅着臉垂下了頭，不敢看他。

「可是，安嘉，妳不要健康的人，要我這個跛子？」

我聽了，感到有點委屈，於是我站了起來，背着他說：「我不要聽這些，我真的不要聽，柏力，我愛你，就不在乎這些的，如果你不接受，乾脆就說，我

現在就走！」說着，我故意跳下了那堆岩石。

可是，柏力卻沒有跟上來，我傷心透了，準備回去好好哭一場。

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一個好溫柔的聲音叫着我：「安嘉，等一等我。」

我忍不住回頭看，柏力已經爬下了那堆岩石，現在，他抱着那幅畫，一跛一跛地向我走來，他已經不再掩飾自己了，我欣喜地向他跑上前去。

終於，我們緊緊地握着手，那幅畫跌在我們的脚下，我要把它拾起來，可是，柏力抱着我，用他那低沉的聲調，夢囈似地在我耳邊說：「安嘉，那晚上，妳的說話和妳的同情心，就使我對妳產生好感，可是，我，我的自卑使我躲避了妳，那晚，我失眠了，妳的影子和妳說過的話，不斷地浮現在我的腦海里，我告訴自己，我已經愛上了妳這個可愛的女孩子，噢……安嘉，安嘉，要怎樣告訴妳：我愛妳的程度？要怎樣向妳表白，妳才相信？」

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把頭埋在他的胸口，傾聽他那令我心折的心跳！

太陽，把我們依偎着的影子拖得長長……

自從那天的事情過後，田浩就獨自去了板城，他對姑媽說是到叔叔的家去玩，可是，我知道他是爲了我和柏力才負氣離開的。

田浩的離去，倒促成我和柏力有更多的機會在一起，現在，我已經是他家的常客了，柏力的父母慈善

和祥，我很喜歡他們。

柏力近來已經改變了許多，他不再那麼自卑和孤獨了，柏力的哥哥柏倫也常開玩笑地對我說：「妳是弟弟的神奇解藥。」我聽了，心裡頭真是甜甜的。

我們相處得很愉快，我常陪柏力一塊兒作畫，一塊兒到海灘上去散步，有時，我們會到附近的小飲冰室去吃「八寶雪」，柏力還提議選一個星期天到市區去看場電影，現在，愛情的力量已經使柏力振作了。

可是，一星期之後，使我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原來表妹田蜜不高興我放棄田浩而愛上柏力，就到市區把這件事告訴了我媽，當媽聽到柏力是一個跛子的時候，立刻趕到這里要接我回去，並且堅決地要與柏力斷絕來往。這突然的事故，使我不知所措，我唯有向媽苦苦哀求，希望她保持我與柏力的感情。

但媽的態度很堅決，她冷酷地拒絕了我，並且憤怒地說：「如果柏力是個健康的人，我不反對，但他是個跛子，我怎能讓妳永遠跟着一個殘廢的東西？」

「媽，」我冷靜地向她解釋：「柏力並不是一個又殘又廢的人，他的畫畫得很好，只要他努力上進，他依然是個有用的人。」

「有甚麼用！」媽冷笑地說：「將來有誰請一個跛子做事的？」

「柏力可以成爲一個畫家，我到公司做事，我們可以過着簡單快樂的生活。」我忍着氣說。

「別再做夢了，」媽向我揮一下手，冷酷地說：「除非我死了，要不然，我怎樣也不會贊成妳嫁給那

個殘廢無用的東西！」

「殘廢無用的東西？」我憤怒地反問：「如果妳不幸也生了這麼一個兒子，難道也不准他結婚做事？永遠使他成爲一個殘廢無用的東西嗎？」

「……」媽被我問得啞口無言，回答不出。

好久，她才氣得用發抖的手指着我說：「妳……妳……是想要我……早死……」

這時，一直沒有出聲的姑媽站起來說：「安嘉，妳出去一會，讓妳媽安靜一下。」

於是，我懷着滿腔委曲和傷感走了出來。

來到海灘上，我倚着一棵椰樹坐了下來，在澎湃的浪聲中，我終於把心中的委曲都化作眼淚……

晚上，我想偷偷去看柏力，可是媽不准我出外，而且決定於第二天一早即與我回返市區。

我坐在房里發呆，這時，田蜜含着眼淚走進來，無限悔意地對我說：「表姐，請原諒我，我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地步。」

「田蜜，」我嘆了一口氣，安慰地說：「我沒有怪妳，即使妳不說，媽遲早也會知道的。」

「表姐，明天妳就要回去了，柏力又不知道，」田蜜停了一下，又說：「這吧，我有個主意，我去通知柏力，叫他立刻來屋後的海濱等妳，好不好？」

「好吧，也只有這樣了。」我黯然地道。

表妹爲了補償自己的過失，就爲我想了這個主意，不久，她騎着腳車出去了。

我站在陽台上等待，這時，天空滿佈烏雲，把月

亮和星星全遮住了，我心中又急又担心。

表妹去了將近半小時方回來，她一進房，個告訴我說柏力已經在屋後等我了。

我儘量放輕了脚步，悄悄地下了樓，客廳的燈光全熄了，於是，我開了後門，跑到海灘上去。

我熟識地朝着一堆岩石跑去，果然在那裡看見柏力那高大的身影，他見到我，激動地叫了一聲：「安嘉。」

我跑上前，撲進他的懷里，許久許久也說不出一句話。

「安嘉，」柏力用平靜的聲音說：「妳媽在反對我們，是嗎？」

我點點頭，心里產生一陣難言的痛楚……

一陣冷風吹了過來，我瑟縮地偎着柏力更緊一點，我們沒有再說話，除了海浪聲和風聲之外，便是遠處傳來的幾聲犬吠。

我們靜靜地依偎了許久，柏力才低聲地問我：「她反對我們，只因爲我是跛腳嗎？」

「媽：不應該這樣的……」我流着眼淚。

「安嘉，不要哭。」柏力撫着我的肩膀，依然平靜地說：「只要妳我之間的愛不變，任何的阻力只能使我們暫時屈服，等到有一天，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在社會上立足，那時，還怕甚麼反對和阻力？」

柏力的話使我們恢復了平靜。

「安嘉，」柏力又說下去：「從前，我像寄生蟲一般地活着，而妳令我恢復了意志與活力，現在妳遇

着阻礙，爲甚麼卻不堅強一些呢？」

我抬起頭，柏力用手把我臉上的淚水抹乾，然後把我擁在懷裏，天空有一兩下閃電和細細的雷聲……

× × ×
兩個月後，柏力來信告訴我，他要到法國的美術學院深造，爲期四年，目前在辦理入學和出國手續。

在信末，他說：「安嘉，爲了美好的將來，我們必須努力……在我離開之後，妳要鼓起勇氣面對一切困難……四年後，我一定回來，等着我吧！」

柏力出國那天，我跑去送機，我們緊緊地握着手，終於，離別的那一剎那來臨了，望着那飛機在跑道上滑起，柏力的母親掉下了眼淚，我扶着她，柏力的父親和哥哥柏倫也過來安慰。

飛機終於遠去了。

「我沒有白生這個孩子。」在歸途上，柏力的爸爸這樣說了一句。現在算起來，柏力已經出國三年了，目前，自我己也有了一份工作，入息雖然比不上一般人，可是我很滿足。

我和柏力的書信來往，從來沒有中斷過，最近，柏力來信告訴我，他和幾個同學嘗試開一個畫展，獲得好評，我爲他感到驕傲。

今夜，在滿天星斗的夜裡，我爲柏力的健康祝福。在寂靜的黑暗中，不知從何處傳來了「The Wedding」這首歌。

我閉上眼，彷彿看見自己披上白紗，滿足地，幸福地走向柏力……

論秦鐘

■ 依藤 ■



有人說：紅樓夢裡的秦氏乃暗射「情死」，而她的兄弟秦鐘，却是暗射「情種」兩字。如此說果確，則情死也好，情種也好，都成了「情」的犧牲品。秦氏死在天香樓，紅顏薄命，果然應了「情死」一語，秦鐘比他姐姐更慘，不過十二三歲就夭折了，情種落場，寧不使人唏噓。

可是我對於秦鐘的看法却不止此。紅樓夢裡有了一個秦鐘，似乎不專為補充秦氏的情孽而安排的。秦鐘一開始就顯出了他的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正同柳湘蓮一樣，他的儀表不俗，「眉清目秀，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要在寶玉之上」，如此一個人物，稱之為情種，實在不過份。不過，紅樓夢裡幾乎所有聰明俊秀的小子都是缺少教育的，秦鐘家裡窮，一碰到寶玉，却專門在「富貴繁華」四字上做文章。例如他看見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凡，更兼金冠繡服，艷婢姣童」，心裡便想：「……我偏偏生於清寒之家，怎能和他交接，親厚一番，也是緣法！」這種羨慕富貴的想頭，已經把秦鐘的人品勾劃出來了。所以論思想，寶玉着實更比他高明，寶玉一看見秦鐘，心裡只想：「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瘋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門公府之家？也要生在寒儒薄宦的家裡，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曹雪芹可能要把寶玉和秦鐘做一個對照，故站在秦鐘的立場，則羨慕寶玉的膏粱生活，站在寶玉的立場，又憧憬秦鐘的寒儒薄宦了。但窮人家希望富貴易，富貴人家希望貧寒倒不多見，所以在品格上，寶玉應較秦鐘高一籌。

奇怪得很，這兩個思想對立的孩子却居然做起好朋友了。因為彼此都想和對方交接，而條件也是很適合的，雖然在階級立場上互相隔閡，但由於秦氏是賈珍的媳婦，他們兩人很快便建立起友誼來了，而且，在兩人的秘密協議之下，他們不久都進了賈府的家塾讀書。

秦鐘吃虧在沒有良好的教育，他自己說：「一家父年紀老了，殘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尙未議及延師。」家裡邊有了一個「殘疾在身」的父親，而又沒有母親的督促，像秦鐘那種聰明又風流的人物，應該是一種危險

的訊號。因爲他既憎恨本身的貧寒，而又常和富貴中人來往，更不幸的是他竟混入了賈府，俗人眼中，以爲他一交跌入了白米囤，其實他是逐漸步入了悲劇的邊緣。

對秦鐘而言，他這種安富尊榮的思想是非常自然的。他的姐姐秦氏嫁給當時所謂瓊樓玉宇的賈府，這段婚姻如何成功，可惜書中全無交代，秦氏究竟憑什麼條件才能進寧國府？只有一個解釋，她以色相獲得了賈珍與賈蓉的青睞；但在階級懸殊的情形下，只有格外增加她的感慨而已。不幸秦鐘也染上了這種氣質，他不僅不以爲他的姐姐之嫁給賈蓉是虛榮的作怪，反而因此而羨慕寶玉「金冠繡服，艷婢姣童」，這樣他的思想便陷入了一個可悲的境地。我們說他「自然」，乃就家庭教育而論，反過來說，這樣的思想當然不會替秦鐘帶來幸福。更糟的是秦鐘出身貧寒，却不知自由之可貴。他與寶玉結交，並不會學得寶玉反抗傳統，追求自由的好處，而祇襲了一些壞處的皮毛，以致在書塾中讀書，沒會好好兒受過一日教誨，倒因和寶玉「話語綿纏」，而背地裡引得「你云我語，詭詐淫詠」，結果呢，書塾變成戰場，賈府這些不成材的小伙子，學書不成，學打架倒一等，真是昏天黑地，不知所云。秦鐘如果不去賈府，不交寶玉，呆在家裡，最多做一隻籠中鳥罷了，如今結交了富貴子弟，又仗了富貴子弟的勢頭，披上虎皮，便自以爲也是老虎了，這樣那裡能够成一個局面呢？所以在品質方面，一樣寶玉也是頑童，却不像秦鐘那樣下流。在秦鐘的頭腦裡，什麼反傳統反封建等大道理，似乎永遠不會產生的。

這樣的批評，好像對秦鐘未免誅求太過。因爲秦鐘究竟不過一個小孩子罷了，家裡窮是窮，然亦未嘗經過真正的生活折磨，他並不是從苦難中鍛鍊出來的人物，也沒有寶玉那樣的稟賦，所以責他不守本份則可，再進一步，可就不是如此一個小孩子所擔當得起了。只有一件事，我們總覺得不大開心。

紅樓夢第十三回寫「秦可卿死封龍禁尉」，秦氏是秦鐘之姐，又是他的靠山，照例姐弟之情是有的；但自秦氏死後，我們根本未嘗看見過秦鐘一滴眼淚，也不會看見他的臉上有憂戚之容。你說他年紀小嗎，不懂事，那麼請看下列一段：

秦鐘寶玉二人正在殿上玩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鐘道：「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裡，一個人沒有，你攙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鐘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鐘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到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的，是有情意的。」……

像這段文中的秦鐘，難道我們還能把他當作小孩子嗎？他自然已經不再是小孩子，因爲以下還有一段，更

是以證明秦鐘的確是一個小孩子了，而且還十分成熟了呢；但由於這段文字稍涉猥褻，恕我不再錄下。我所不解的是像此一個成熟的少年何以對他的姐姐之死毫無心肝，據說，秦氏之死曾經使得賈府老一輩的下一輩的莫不一悲痛哭，但這却不曾看見秦鐘有過什麼悲痛的表示，這已經很過不去了，如今利用秦氏之死的下一輩的莫不一悲痛哭，但這却不曾看見秦鐘有過什麼悲痛的表示，這已經很過不去了，如今利用秦氏之

反在尼姑庵與尼姑幽會通奸，這究竟什麼緣故呢？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家庭教育的重要了。所以秦鐘人雖聰明，但沒有家教的陶冶，好像一塊美玉，終究沒有什麼大用。聰明的人不上進，一定害人害己。秦鐘後來生活的發展，使他逐漸淪入深溝而不能自拔。他同寶玉有一個極大的不同點，寶玉十分能够憐香惜玉，但止於憐香惜玉而已，有人因此說他是一個「美的天使」；寶玉所注重的精神，不是肉慾，而秦鐘則乾脆成了肉慾的奴隸。曹雪芹於寫了一個秦氏之外，再塑造一個秦鐘的典型，恐怕用意也在作一個陪襯或比較而已。秦氏既是為情而死，秦鐘又豈能長久？何況他沒有寶玉的靈智，除了在肉慾中打滾而外，還能陪襯或比幹出什麼事情來呢？

期綽綽，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傷風咳嗽，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一以理推之，秦鐘患的一定是童子癆，乃加速了他的癆病的程度，一個身體虛弱的少年，如果在春情發動時期不加節制了，那與智能的「偷期綽綽」，乃加速了他的癆病的程度，一個身體虛弱的少年，如果在春情發動時期不加節制了，那與智能的「偷期綽綽」，

顯得那麼冷落淒涼。我的私見是：秦鐘是代表肉慾主義者——當然這不是他本身的罪過——，而寶玉至其極却是一個靈肉一致的人物。秦鐘之死正說明了寶玉靈肉一致的勝利。我們不能說在寶玉身上沒有一點肉慾的存在，否則他和秦氏的曖昧，與襲人的偷試雲雨情，又怎樣解釋呢？但寶玉分明不是一個純粹的肉慾主義者，警幻仙子說她愛寶玉是愛他的「意淫」，「意淫」兩字是很別緻的，拿現代的眼光來看，似乎可以解作精神戀愛。寶玉以後的發展，的確可以証明了一點。因爲他和黛玉、寶釵、湘雲，以及襲人、晴雯等日夕相處，未嘗起過肉慾的念頭，可見他和秦鐘不同的地方。秦鐘不知保護他柔弱的軀體，又不懂得精神戀愛之爲物，區區一個智能小尼，已經使他把持不定，糟塌了他天賦的聰慧，老父氣死，自己亦患癆而死，曹雪芹寫秦鐘竟毫不肯留

一點地步，讓他們兄弟兩人先後爲「情」而死，難道沒有絲毫用心嗎？我覺得紅樓夢中兩個人都是徹底的肉慾主義者，除了秦鐘，還有一個賈瑞。固然，在氣質和品格上，賈瑞萬萬及不上秦鐘，可是歸結是一樣的。我們爲賈瑞悲，更爲秦鐘的遭遇而扼腕。固，在氣質和品格上，賈瑞萬萬及不上秦鐘，可是歸結是一樣的。我們

頭勿着落。秦鐘家庭的悲劇，恰恰是以暴露賈府的荒唐和醜惡。所以大體說來，賈府仍是最大的禍首哩。終於兩

巨變

■ 丁 丁 ■



這一段路並不長，可是澄竟吃力地了費一刻鐘才能望見她的家門。——她立刻呆住了，她的家已經籠罩在一片濃煙中，熾熱的火使她不敢趨前細看；然而她馬上明白了這是怎麼一會事。她週身的血驟然凝住了，兩腳像有千斤重石縛住，一步也不能動。

「爸爸，媽呀！」她瘋狂地喊着，不顧炎熱撲到家門前。

在門口，她看見兩個滿面被油光包住的男女，正在歇斯里地指手劃腳，可不知道他們嘴裡嚷些什麼話。他們身上發出一陣濃烈的燒焦味，分明衣服的某一部份已經被火燒灼過。女的蓬頭散髮，平日那種嫻靜貞淑的態度再也不能控制她現在神經失常的狂態。只見她一會兒號啕大哭，一會兒裂開了嘴笑。她的兩手抓住一些東西，當澄趨近前細看時，才知道是一捲燒焦了的鈔票。男的比較冷靜一點，但從他漲得血紅的臉上，也很自然地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正像一百度以上的滾水。他的手中托住一個鐵盒，却捏得牢牢地，也不肯打開，生怕那個鐵盒會從他的手中溜掉似地。他們兩人的眼珠裡都射出火一樣的光彩，連澄跑到他們的面前時還不會覺察出來。

「爸爸，媽呀！」澄再一次瘋狂地喊着，她已經認出在門口跳躍着的一男一女正是她的父親和母親。

這一會那個女的似乎清醒一點了，她雙眼直瞪着澄，於是，在一種渾身毫無氣力的狀態下，她整個人撲到澄的懷裡，大哭地喊：

「澄！澄！澄！……」

「媽媽，我在這裡，」澄緊緊擁抱着她的母親，眼淚湧出來，一直流滿雙頰。「媽媽，我們都還活着，爸爸也是。」

澄的母親仔細端詳着她的女兒，然後不住點頭。

「是的，我們都還活着。」她的聲音稍爲低一點。她忽然舉手一揚，「但亦看，我們僅有的一點，這是我們最後一點的財產呀！」她嗚嗚咽咽又哭着。

澄轉臉望着她的父親。她突然覺得眼前這個一向不爲她所了解的父親已經成了一位可憐人，他瑟縮地站在那兒，依舊滿臉油光，但他不住用嘴咬着唇，一句話也不說。

「房子就要倒下來了，我們最好跑到街上去。」澄的母親止住了哭聲，她顯得神智清楚一點了，可是她仍舊緊緊捏住那一卷燒焦了的鈔票，不肯放鬆。

澄引着兩個老人走到路中心去。這時候到處都是人聲，夾雜着房子起火的劈拍聲，嚷成一片。陽光強烈地射在每一個人身上，烏黑的汗珠淋滿了每一個人的頭臉。街上的情形是可怕的，因爲人人都變成了瘋獸，他們似乎只想脫離眼前這地獄！有幾家已經空無人跡，但大門却敞開着，好像沒有住戶的樣子。

「到底是怎麼一會事？」澄耐在心頭已經很久的問題，現在終於說了出來。

「廚房中了一粒炸彈，大火燒起來，」澄的母親恍惚地回答，「幸而我們都在前廳，炸彈下來的時候我們都滾到牆腳邊去。我們毫無時間上樓拿東西，亦的爸爸只搶了一個鐵盒，樹膠園的地契都在裡面呢！我記得我在抽屜裡放了一卷鈔票，但是等我拿出來時已經着了火，亦看……亦看……」她又痛哭起來，「我們往後怎麼過日子？」

她的雙手一放，那些燒焦的鈔票——一元，五元，以及十元的一張一張紛紛落到地上去。雖然經過的人很多，但幾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件小事，他們祇顧急速地逃命。

澄竭力安慰着她的母親，說了許多「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話。但任她說得舌焦唇爛，這個從未享受過人生真正幸福的女人始終耿耿於心！她仍是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不容易安定下來。

一輛小型汽車風馳電掣地駛過來，車子停止了，從裡面跳出一男一女，澄一見就喊：「姊姊！……」

來的果然是澄的姊姊和朱幽蘭，英鼓起她的大腹，從汽車裡走出來的時候似乎很感辛苦。但當她看見她的父母親和妹妹都平安無恙時她不禁破涕爲笑。幽蘭一臉沉重，一見面就認真地提出他的意見：

「我們還是趕快離開這個地方好！有話，以後再說。」

「那麼，這個家呢？」澄的母親突然叫起來，她搖了搖頭，表示不答應。

「性命要緊，媽媽亦還要留戀什麼家？」澄對於她母親的固執有點驚奇，不，簡直有點兒不滿了。

可是那老婦人却並不了解她女兒的心理，她再三搖着頭，而且嗚咽地喊着：

「就這樣離開我們的家嗎？那怎麼行呢？——我們沒有一點兒收拾，你看我連一件衣服也沒有呀。唉，我心裡亂得很，但總不能夠赤手空拳就走了呀！」

澄竭力勸她的母親安靜下來，英也加入勸請。可是那老婦人無論如何不肯答應，她一定要跑進屋去拿點東西出來，那怕是一隻牙刷一條手巾也好！儘管兩姊妹，再加上幽蘭的請求，她還是不肯同意。澄的父親站在旁邊默無一言，他的手裡依舊捏緊那隻鐵盒子。

然而一件突發的意外迅速地使他們的困難解決了。當他們還在街上互相爭執的時候，澄的家已經逐漸為瀰漫的火煙所籠罩，而最後，在他們驚心目的逼視下，一聲地震似的爆炸聲，那後半間屋子完全倒塌，飛出的瓦片碎石幾乎打中了他們的面孔、身體。澄立刻不管一切，一把抱住她的母親，在她的母親號啕的哭聲中，她好不費力地推她的母親進入汽車中，於是她和她的姊妹，幽蘭，以及最後態度漠然的她的父親一起坐到汽車去，當澄向汽車窗外一看，眼見她會住過十幾年的房子難逃劫運，她的眼眶中竟也充滿了淚水，並且轉過了臉不忍再看下去。

而這時候她發現不僅她的母親已在一種半昏迷的狀態下，就是她的父親的古怪而一直僵木似的神氣，也似乎像在告訴她那正是一種不祥預兆的開始。

朱幽蘭開動馬達，他們在街上仍舊人潮洶湧的混亂情形中離開了家。

兩天以後他們遷到了一間鄉下的平屋去！那是朱幽蘭經過很大的努力才弄到手的。澄的父親自己的一間依然還沒有裝上水，大家認為沒有水很難住下去，結果朱幽蘭出了一筆不小的錢租到一間平屋，不過僅是暫時性的，屋主說只准他們住三個月，這是為了人道的理由。朱幽蘭自己也有住所，所以當諸事料理清楚後他就帶了他的妻子離去，不過他說他會每天和妻子來看望他們，順便報告一些時局的發展情形。

於是澄大大地忙碌起來了。家的重担落在她底肩上，首先她必須安頓她的父母親，她的母親，由於一場無法避免的刺激已使她整個人投入了精神錯亂的狀態中去，她一會兒大哭，一會兒大笑，有時却又靜得毫不出聲。澄對她的母親看一回，又搖頭嘆氣一回，但是她能夠怎樣安慰這個已經碎了心的老婦呢？她只有耐著性子服侍她的母親，讓她可以得到片刻的寧靜。至於她的父親，澄自從那天房子被炸起就一直耽著心；他的脾氣越來越壞，每天詛咒著，罵這個，罵那個。日本人成爲他每天咒罵的對象，「媽的，有朝一日老子會剝了你的皮！」在這種情形下，澄絕對不敢去觸犯他，因爲當他父親盛怒的時候，他竟把澄當作了日本人，猛力地擱她一掌，甚至跳起來兩手用力地勒住了她的頸項，「王八蛋，看你威風到那裡去！」澄好不容易才使這個眼中爆出血

來的老人安靜下來。那時候，他又會隻手擎着那個小小的鐵盒，靜靜地坐在一隅。他對於剛才一幕似乎漸漸他覺察到了，臉上現出羞慚的表情。但這祇有很快的一刹那，他彷彿成了一匹野獸，最好沒有人去碰他，一碰就會野性大發。

澄極力控制她自己，對眼前每一種景象都極力忍耐了下來。她也是一個感情容易激動的女子，自然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她只有吞聲飲泣的法兒，但十幾年的學校教育到此竟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她懂得在非常時期用忍耐工夫的重要，也了解她的父母親突然變成不可理喻的原因——尤其對於她的母親，她是十分寄予同情的，從她的弟弟竊款私逃的時候開始，她的母親就沒有一刻兒好日子過。她既要就心兒子的安全，又得屈從強橫的丈夫的意見，而更後女兒的獨斷獨行更傷透了她的心，即使像她這麼平易可親的女人也變得非常歇斯里了。澄對於她的母親的心理可說瞭如指掌，但在目前的情形下，要她一個人對付兩個神經失常的老人，她也能確感到有點力不從心了。

她的姊姊和朱幽蘭差不多每天都來看望她們一次，順便帶來一些靠不住的流言，英離開分娩時期更加近了，大腹便便，走起路來很覺辛苦，而且不時感到頭痛。但當她看見這個雜亂無章，父母親等於沒有了理性的家時，她除了流淚以外，可也想不到其他辦法來。這不是藥物可以醫治的，而且即使有藥可治，此刻又到什麼地方去請醫生呢？她自己也擔心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下怎樣平安分娩，所以她會暗中對澄說：「早知如此，墮了胎不是省事得多麼？」接着她嘆了一口氣說：「孩子生下來也是受苦，以後的日子真是不知道怎樣過法！」

澄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安慰她的姊姊，她自己心煩意亂，只覺得眼前一切都是黑暗；她本身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早已給殘酷的現實炸碎了，也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它。倒是朱幽蘭還未完全失掉他以前那種積極樂觀的精神。他也勸澄必須努力克服當前的困境。「最要緊的是現在前線的情形究竟如何。英國人發出的公報很靠不住，恐怕這地方有點問題。」他將隻手一攤，表示無可奈何的神氣。「局面真大出意料！」

後來，他們的話題又轉到英的分娩上去。澄問她的姊姊是否一切分娩時應用的東西都已經準備妥當，以及請醫生或接生婦分娩等。英說接生婦是早已請好了的，雖然現在大家都在逃難，朱幽蘭仍有辦法找到她。至於應用物品她也早已預備下了，而且也隨身帶着，不會留在市區屋裡。她祇擔心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這個即將出世的兒子究竟能够活得多久。如果她們的母親好好兒地，那麼她很可以請母親幫忙，現在是完全絕望了。

澄默默地聽完她姊姊的申訴，雖然她覺得有些話不像是她這樣一個姑娘兒所應該聽的，但她們姊妹倆本來感情非常融洽，平日談話也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詳」的地步，其間似乎沒有什麼值得隱蔽的必要。她同情她的姊姊，因為在某一方面說，她的姊姊的性情表現得比她剛強得多，從她毅然脫離家庭和朱幽蘭結合一點上

，可以看出她是多麼敢作敢為。但在目前的環境下，她除了聽憑命運播弄外，似乎也一籌莫展了。一切全那麼不由人作主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她解釋不出來；但她知道她的姊姊必有難言之隱，而這難言之隱和她的分婉顯然有着密切的關係。

大家在勉強的歡笑中敷衍了一陣子。英想安慰她的母親幾句話，可是望着那個幾乎毫無理性的老婦，話到口邊便又縮了回去。這時候朱幽蘭又提醒她們必須多備糧食。「不知道那一天才會開市，現在商店都不敢開門，外面謠傳會有搶劫呢，那是不可不防的。」

朱幽蘭這時候還可以駕駛汽車，雖然汽油供應成了大問題。爲了添置糧食，幽蘭特地開汽車到外面收羅了一點。幸而他們人不多，糧食的消耗有限，大約有一兩個月的存糧也可以維持過去了。

而同時外面的確謠傳着有多少歹徒正打算進行大規模的搶劫，這使澄格外就心。因爲她的家裡人手少，除了兩個半瘋狂的老年人外，只有她一個年紀輕，而不幸她又是個女人，女人在這種動亂時期似乎是特別難做人的，澄有時候真會埋怨她爲什麼不幸生爲女兒身！——然而，這又能怪得誰呢？

一星期過去了。澄回想着這一星期的經過，彷彿心頭尚有餘悸。真的，這一個星期是她所畢生難忘的，她經歷了一場兇險的生活實錄，在白天，他們還能靜靜地渡過去——然而精神上總是忐忑不安的。一到晚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爲了防備日益熾盛的謠言，在這一區域的市民們自己組織了一個保安團。所謂「組織」，其實十分散漫，不過是由一些人提議：每家男子必須在晚上格外警惕，每家都得準備一個火油箱子，一遇警報大家敲擊起來，彼此照應。男人們沒有武器，有的砍了樹枝，把一端削尖了，臨時當作武器用。澄家雖然沒有武器，但火油箱却也備着，晚上她通宵不睡，一聽見遠處敲打火油箱的聲音，她也自然而然跟着敲了起來。她的父母親對她這一舉動起初有點莫名其妙，呆瞪瞪瞧着她；後來慣了，他們倒也頗能安靜下來。不過澄做這件工作，十分辛苦。因爲沒有替手，每晚她必得等到天亮。有時火油箱聲大響，警告有歹徒進犯了，全村幾百家一陣敲擊，聲震雲霄，而她的心也像火油箱聲緊張萬分。雖然她住的地方始終沒有歹徒出現，但她仍舊爲不時襲來的謠言而震蕩着。她每夜在極度的恐怖中渡過去，體驗着自出世以來最動人的一幕生活。在陰暗中她獨自一人對着她的孤影，呆呆無言。她的父母親早已入睡了——他們對於睡覺照例是不感覺困難的——白天吱哩咕噥了好一陣，或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接着放出奇怪而不近人情的笑聲，讓人聽了毛髮悚然，於是，到了夜晚，兩口子於裝飽肚子後——即使神經怎樣失常，也曉得塞飽肚子的可貴——便兩脚一伸，呼呼沉睡了。他們睡得多麼舒適，澄常常心裡吃驚，一聽他們的鼾聲，誰也不會懷疑到入睡中的兩人都是犯了神經病的。有時澄簡直願意他們能够永遠這樣安詳地睡去，他們減少精神上的痛苦，澄也不至於朝夕不安。

每當萬籟俱寂，只聽見屋外啾啾虫聲的時候，澄獨對孤燈，她不免會隨意瞎想一陣。在她眼前，於是便閃出一個憔悴、瘦削，但却熱情的青年人的影子。「他……他現在究竟怎樣了呢？他是不是很平安？」在她的心底裡掀起了微微漪漣，不由得黯然神傷。自從此地經過劇烈變動後，她已經沒有閒空想到她自己的事；她後一次接到落的信離開現在幾乎一個月了。何況遷居之後，她再也無法和落的家人取得聯絡。他們可能也搬到這村子裡來吧，但澄終日深居簡出，也不知道他們究竟住在那兒。有時候她心煩意亂，很想跑出去探聽探聽，但一看見兩位老人家的神氣，她要跑出去的念頭又打消了。其實她即使出去，她的父母親也不會阻止她的，他們似乎一半清醒，一半模糊，但却決不會阻止澄的行動。可是澄總覺得不放心——「唉，這樣下去，說不定我自己也變成瘋人啦！」她嘴裡喃喃地輕語着。儘管村子裡風光明媚，和煦的陽光，新鮮的空氣，她覺得渾身就像浸入密不透風的鐵桶裡，窒息到死。

然而她的想法也許並不實際的。因為就在她們遷來的第五天夜晚，村子裡突然發生了人們所預料到的事件。一群配備着槍刀的歹徒，竟向村裡的一個大酒店進攻，目的自然是想洗劫酒店裡的財物。於是村民便和歹徒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澄的住家雖然離酒店尚遠，但因為勢如山崩的呼喊聲，敲擊火油箱聲，使她心驚胆戰，暫時忘記了心頭的雜念。這一晚連她的父母親也不能安睡，他們幾次被那震人心弦的火油箱聲吵醒了；兩口子爬起來摸到廳上，茫然看着澄那種古怪的動作——其時澄正在敲擊着油箱與外間呼應着——，但她們並不說一句話，只是互相點點頭便又返回臥室去。這樣一晚上繼續着三四次，直到遠處雞叫了，呼喊之聲逐漸靜下去，火油箱聲也在黑夜中消失了，澄才拖着疲倦的身體走進她的房間，一倒在牀上，她整個的心身似乎癱瘓了，她對自己說：「天呀，讓我死了吧，這樣活受罪我可受不住啦！」

翌日一早，在澄尚未睜開眼睛的時候，廳中已聽見朱幽蘭粗獷的聲音。澄匆匆披上一件外衣，跑到外面去，只見朱幽蘭滿頭大汗，坐在藤椅上一邊用手巾抹臉上的汗，一邊大聲說道：

「不得了，不得了，昨晚大毆鬥，你們這邊怎樣？」

「我一晚上沒得好睡呢。」澄靜靜地回答。她伸手摸摸她蒼白的臉，忽然覺得頭似乎有點昏，便靠着一張木橈上坐下。「你們那邊怎樣了？」

「我昨晚七點鐘得到消息，知道有人要進行洗劫；英硬要我到這兒通知你們，我却不敢離開她一步。你們這裡比較僻靜，要搶，一定先搶村口的人家，所以我不會來。……酒店那裡却打得不亦樂乎，暴徒用木棍、刀槍進攻，酒店中拿汽水瓶、碗碟、杯盤回擊，剛才我到酒店外邊去巡視一會，只見地上都是碗碎、玻璃屑，看

來這場鬥爭十分厲害。但暴徒並未得手，酒店並沒有受到重大的損失。」

「今晚會不會再來呢？」澄急切地問，她的手在微微顫抖。

「可以，呀，不，有人要出來組織什麼治安維持委員會，大概一定要等到這個委員會組織成功，才有辦法啦。」接着，他輕輕地指着右邊的臥室問道：「他們好一點嗎？」

澄輕輕嘆息。「似乎好一點，但他們的樣子仍舊使我就心。我真怕他們突然會變成兩匹野獸呢。……」她忽然想有一天她的父親變手勒住她的咽喉的可怕景象，臉上不禁變色。

「能够好一點就是萬幸了。」朱幽蘭蹙着眉說。「熱帶地方人容易發狂，這倒是真的。何況他們受的刺激這麼大？……我現在很擔心英的分娩事；沒有人手，到處都是一片亂。本來我……」他說到這裡，停口不語。

澄本能地點了點頭。她了解幽蘭將要說下去的意思。「本來我……」她在肚內想，「或者是本來要請母親或甚至是我去幫忙吧？唉，現在怎麼可能呢？」她輕輕地噓了一口氣。

幽蘭從她的眼眉上似乎也知道她的意思了。他嚴肅地搖了搖頭。

「我們把一切委之於天命吧。」他說：「我是不相信命運的，但到此地步，我們已經貢獻出了所有的一切，盡了我們的人事，將來會有什麼變化，那只好等着瞧了。我希望一切都會好轉起來；不過放開我們的家事不談，局勢是十分使人悲觀的。亦可知道，當地駐軍已經偷偷地全部撤走了……」

澄吃驚地問：「真的？」

「一點不假。前兩天我們天天聽見爆炸的聲響，據說那就是駐軍把運不完的軍火自己燬掉。軍隊走了，政府官員自然也跟着溜了，我們現在過的正是一種無政府的生活！」

「難道一仗不打就撤退了嗎？」澄有點不相信自己；而她對於幽蘭含糊的報告也並不十分深信。

「如果說得嚴重一點，」幽蘭的眼珠子閃動着從未有過的難看的光彩。「那我們都被欺騙了。政府天天口聲聲說防務鞏固，叫人民不要驚慌，要信賴他們；現在，所謂防務鞏固的話到了那裡去呢？就說前幾天的轟炸吧，敵人的飛機肆意濫炸，他們却連一架飛機都不上去抵抗。他們偷偷摸摸地把軍隊、官員、僑民撤走了，讓我們蒙在五里霧中，你看他們的心計多麼險惡！」

澄沉在深思中去了。她覺得幽蘭的話是對的；他們以前的確太信任了治安當局，而在那個時候，他們明明看見街上軍隊耀武揚威，坦克車的橫衝直撞，飛機的轟隆隆聲。但結果證明這些都只是一種紙老虎的姿勢；開戰不到幾天，軍事情勢立即逆轉，各種消息都指示英國軍隊正兵敗如山倒，海軍、陸軍、空軍經不起日本人的打擊，簡直有瓦解之勢。這幾晚上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們被擾得心神不寧。然而，真正的一幕似乎還

未揭開呢。假如英國人真的如此不濟，那麼那個在每一個人腦中勾起可怕可厭的日本魔王的嘴臉，不久就會君臨此地，那時候……，澄不敢再往下想，她把雙手蒙住了臉。

就在這個時候，臥房的門突然打開，澄的父親穿着睡衣，緩緩地走進廳堂來。

「爸爸！」澄輕輕喊着。

幽蘭禮貌地對他的岳父鞠躬。他們面對面站着。老人似乎還有點睡眼惺忪。但他的臉上却忽然顯出一種無比的堅定的顏色。這種顏色，澄記得在日本人向未轟炸本埠之前是不大露在臉上的。

「一切我都是十分明瞭的……」老人徐徐地說，「我也非常清楚呢。……怎麼，外頭情形不壞吧？」澄茫然不知所措，她只看着朱幽蘭，似乎乞求他代她回答。

「唉，但願一切都能轉好起來。」幽蘭低聲說。他也弄不清楚他這位「岳丈」的話究竟含着什麼意思。但他確定這老人此刻的頭腦是清醒的。而且他也有一點吃驚，因為直到現在，他還不會聽到老人說話的口氣是這麼溫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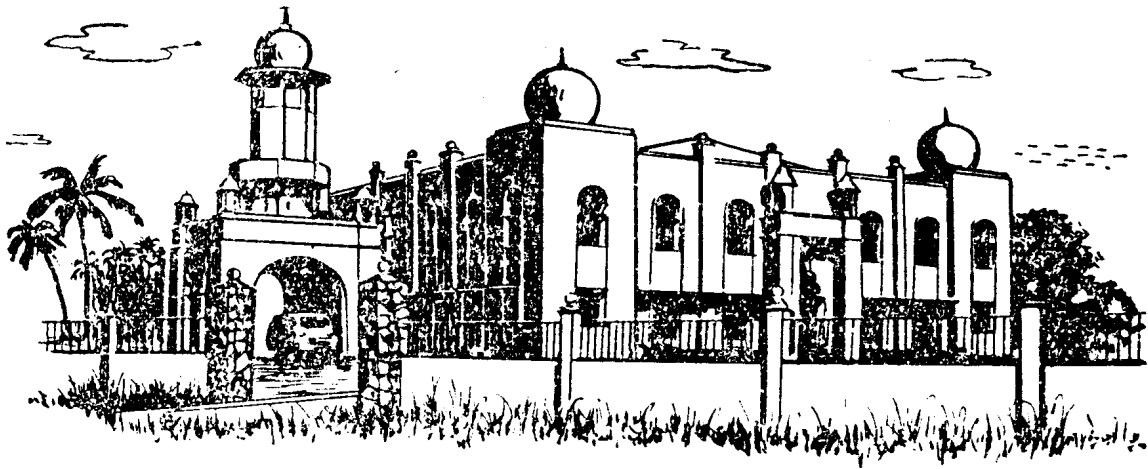
「真是沒有辦法，」老人又打破了沉默，「我們全都是一群犧牲者，給時代犧牲了，可是我從前也會經享受過來着……這或者是一種報應吧？」

「報應？」澄憂鬱地望着她的父親，重複她的父親的話。老人緩緩舉起他的右手，彷彿在提醒澄一件什麼事的。

「我一生奮鬥的結果，都藏在那個小小的鐵匣內，所有樹膠園的地契，房屋的單據，一張都不會少。這些你們都得替我繼續保管——那是我的生命，我不願意它們少掉一張，是的，一張都不能夠減少。」

澄不由自己地流淚了。現在她開始明白了一切，明白她的父親為什麼最近兩星期沉默不言，面色難看，而手裡始終不會離開那個小鐵盒的原因。他原來捨不得他一生的奮鬥結晶——全部產業會莫名其妙地失去了。但她不禁心裡奇怪：他為什麼直到此刻正戀戀不捨於這些身外之物呢？雖說它們的確是由他艱辛掙起來的，總之，在目前的環境下，誰也不去注意除了生命以外的事物，何況……一個可怕的念頭在她的腦海中一閃即逝，她幾乎失口喊出來，但幽蘭的說話聲及時把她剛溜到口邊的話縮了回去。

「我們都是些頂頂不幸的人，不是嗎？……不過，從另一面看，我們也真是一群最運氣的人，能夠親眼看見偏偏在這個時候遇上了這種大變局。……這種動亂，也算是人生樂事吧。」老人莊嚴地搖了搖頭，而澄聽到最後一句，却忍不住笑了。



爪哇時期的馬來文學

■ ■ 疑雲

(一) 班齊爾故事的性質內容與產生日期

在古代的爪哇文學裡，有一個著名的班齊爾故事 (Cherita Panji) 而至今仍為人們所樂於閱讀與研究。班齊爾故事是繼印度文學 (指印度兩大史詩) 的傳入後，在東爪哇社會出現的一種家喻戶曉的故事。多數學者都認為，班齊爾故事是爪哇民族自己擁有的原始文學；雖然在故事的情節上，仍可以看到印度史詩的影響痕跡，但它的確是爪哇民族的創作。

班齊爾故事是以兩種形式寫成，一是詩歌，一是散文。以散文形式寫成的故事，其名目繁多，不下二三十種；其中較重要的是：(一) 古利班王傳 (Hikayat Raja Kuripan)；(二) 米利達曼班齊維拉格蘇瑪傳 (Hk. Mesa Taman Panji Wila Kesuma)；(三) 米利古米達傳 (Hk. Mesa Kumitar)；(四) 查朗哥利娜傳 (Hk. Charang Kolina)；(五) 爪蓋瓦寧巴蒂傳 (Hikayat Chekal Waneng Pati)；(六) 柏拉布查雅傳 (Hk. Perabu Jaya)；(七) 古打斯米朗傳 (Hk. Kuda Semirang)；(八) 班齊斯米朗傳 (Hk. Panji Semirang) 等。以詩歌形體寫成的故事有：(一) 根達布漢詩 (Shaer Ken Tabuhan)；(二) 勒拉買米利古米達詩 (Shaer Lelakon Mesa Kumitar)；(三) 班齊斯米朗詩 (Shaer panji Semirang)；(四) 蘇助干布詩 (Surat Gamboh) 等。名目雖然這麼繁多，但故事內容只有一個，即敘述爪哇古利班國 (Kuripan) 王子拉丁依奴 (原名

Radin Inu Kertapati) 與打哈 (Daha) 國公主拉丁卡洛 (原名Radin Galoh Chendëra Kirana) 的愛情故事。其名目之所以如此繁多，乃是因為後來的作者們每重抄一次，就修改一次和冠上另一個名稱所造成者。經過多人經手的作品，才產生如此多的名稱來。

班齊爾的故事是發生在東爪哇的四個王國裡，這四個王國是：古利班、打哈、哥格朗 (Cegelang) 和欣卡沙利 (Singasari)。班齊爾故事裏的女主角拉丁卡洛就是打哈皇后的掌上明珠；打哈國王有妻妾數人，小妾妬忌皇后的權勢，乃以毒藥毒死皇后。皇后死後，女主角拉丁卡洛常遭繼母的虐待。在忍無可忍之下，她就女扮男裝，相偕數名宮女偷偷出走，過其流浪的生活。拉丁卡洛本來有一個愛人，即古利班國的王子拉丁伊奴。拉丁伊奴得悉其愛人失蹤的消息以後，也跟着易服離開國境，到處尋找愛人的下落。女主角每到一國，必以武力征服該國，並跟該國的公子成婚。但女主角畢竟是女人身，晚上同床時，對身份保密一事，也够她頭痛的。男主角拉丁伊奴的情形也是如此，他每征服一國，必跟該國的公主成婚。在經過幾許的波折和苦難之後，這一對苦命鴛鴦終於在哥格朗國的戰場下相遇了。但由於化裝的緣故，彼此都不認識，而以兵戎相見。戰事連續數日之久，彼此勢均力敵，不分勝負，這就引起拉丁伊奴的好奇心。過去，他每戰一國，沒有不勝利的；但這次却相持不下，因此使他懷疑到對方的身份來。查問之下，才知道對方原來是他所要尋找的愛人，戰事打不成，有情人終成眷屬。

這就是班齊爾故事的內容。故事裡所提到的四個古國名，在爪哇歷史上確有其國。根據一些人的看法，這故事是發生在東爪哇瑪泰藍 (Mataram) 王國的宮殿裡，那是在埃朗牙王 (Raja Airlangga 1019—1041) 逝世後的一段時期裡。埃朗牙王逝世後，引起爭權奪利的鬥爭，結果分裂為兩個王國：一是格帝利 (Kediri)，一是古利班。後來，格帝利發生革命 (約在公元十三世紀初期)，國王被逐，遷移至信訶沙利 (Singasari)，另建一個王國，取代格帝利王朝的地位。可是另一方面却說，瑪泰藍王朝的埃朗牙國王逝世後，其國土分裂為三，即格帝利、古利班和章卡拉 (Janggala) 王國；而本文所說的班齊爾故事即發生在這三個王國裡。書中的男主角拉丁伊奴就是古利班國的王子，女主角拉丁卡洛就是格帝利國的公主，其父叫做打哈，另一個在班齊爾故事裡出現的哥格朗國就是歷史上的章卡拉王國。

班齊爾故事既然是發生在東爪哇的宮庭裡，那麼書中的班齊爾 (英雄) 是否確有其人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們 (男女主角) 又是那一國的王子？書中的故事是否就是他們的生平事蹟？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參看「馬來群島史略」的一段記載；這一段記載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班齊爾故事中男女主角的身份：

「從誌有公元一一一六、一一二九和一一五〇年號的古碑上，有提起格蒂利王卡末斯瓦拉第一 (Kam-

eshwara I) 的名字。其實，卡末斯瓦拉第一就是人人知曉的著名英雄拉丁班齊（即男主角拉丁伊奴）。據說，他是跟一位章卡拉的公主拉丁基拉娜（即女主角拉丁卡洛）結婚，婚後登位為爪哇王國的國王。在他統治爪哇的時期，有一位著名的大詩人恩布達瑪惹（Mpu Dharmaja）曾經寫了一部斯瑪拉達娜（Smaradhana）史詩。在該詩裡，我們知道卡末斯瓦拉就是拉丁班齊爾。拉丁班齊爾的故事是在卡末斯瓦拉王逝世後不久寫成的；書中有提到許多有關卡末斯瓦拉的軼事以及他征服峇厘島的經過。

這一段記載如果可靠的話，我們可以解決了兩個疑點。第一個是有關班齊爾故事的性質問題，也即是說班齊爾故事應該是爪哇民間故事抑或是爪哇宮庭歷史故事。過去，齊爾故事應是爪哇民間的問題，也即是說班齊爾故事應該是爪哇民間故事；現在有了這一段記載，我們可否稱它為有不少人主張，班齊爾故事是在爪哇民間以口頭傳播的一種民間故事；現在有了這一段記載，我們可否稱它為爪哇歷史故事（或者爪哇歷史小說）？若說它是歷史故事，仍有商榷的必要；因為若從整個故事的發展過程來看，我們發現，班齊爾故事是深受印度史詩故事影響的爪哇文學。從作者處理故事人物的手法，甚至於從整個故事的結構來看，無一不深受印度史詩的影響。可是，歷史事件是不可能與杜撰的文學故事雷同的。所以這又不得不使我們對班齊爾故事是歷史小說的可能性產生懷疑。這裡我們只能作一個這樣的結論：班齊爾故事裡的男女主角以及一些主要的角色，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故事情節（即故事裡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十之八九是作者杜撰出來的。

第二點是有關它的產生年代。Prof Berg 說：班齊爾故事是在爪哇口語文學時期產生，亦即在公元七八世紀以前爪哇尚未有文字時期誕生。Prof Dr. Poerbaitaraka 另有一種不同的看法，即班齊爾故事是產生於滿者伯夷時代，是用一種「中爪哇」語文寫成者。上述的兩點意見，以後者較為可取。因為滿者伯夷是在公元十三世紀末期開國，跟「馬來群島史略」的作者所主張的日期極為接近。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班齊爾故事是在公元十二世紀末期產生，而興盛於滿者伯夷時代。後來它又隨著滿者伯夷的武功傳播到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去。當滿者伯夷王國武功極盛的時期（約在公元十四世紀末期），東南亞島嶼諸國都列入其版圖內；甚至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暹羅、柬埔寨都受其保護。其時，班齊爾故事也跟着傳入暹羅和柬埔寨。在柬埔寨的文學裡，有一種在民間流傳的故事，內容很像在馬來群島流傳的「班齊爾古達斯米朗傳」（Hikayat Panji Kuda Semirang）；其不同之處是在人名和地名而已。班齊爾故事裡的主角是拉丁伊奴，另一個角色是布斯巴（Puspa），柬埔寨的故事是伊腦爾（Eynao）和蘇沙峇（Sussaba）。暹羅也有班齊爾故事流傳着，據暹羅書的記載，班齊爾故事是由一位信仰回教的婦女傳入暹羅者。柬埔寨和暹羅有這種故事的流傳，乃是受到爪哇班齊爾故事的影响所致。

(二) 班齊爾故事的印度化過程

滿者伯夷王國，以及滿者伯夷王國的前身諸如瑪泰藍王國、格帝利王國與欣卡沙利王國等，在當時都是深受印度化影響的國家。上一節已經談過，在印化的過程中印度兩大史詩影響爪哇人的社會情形。爪哇人的戲劇和雕刻藝術，都是取材自印度史詩的故事；其文學作品也取材於印度兩大史詩。有人說，在班齊爾故事未產生之前，爪哇文學就是印度文學；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錯。現在爪哇人雖然已有自己的文學作品（班齊爾故事）了，但從這些作品裡仍可以看到印度史詩影響的痕跡。最明顯的例子可從下列數項事件中見得：

(a) 拉瑪雅娜的男女主角原是一對乾兄妹，後來結為夫妻；班齊爾故事也模仿它的作風，其男女主角原是一對堂兄妹，後來也結為夫妻。

(b) 在拉瑪雅娜的故事裡，有一則金色羌鹿引誘女主角希達的故事；這隻羌鹿乃是由一個惡魔變化而成的；在班齊爾故事裡也有同樣的事件發生，不過其羌鹿是由一粒金戒指變化而來者。

(c) 在拉瑪雅娜的故事裡，一隻巨鳥把女主角從魔王手中解救出來；這個事件也發生在班齊爾故事裡，有一隻巨鳥把女主角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d) 在室利拉瑪的故事裡，因為女主角的扇子上畫着魔王的像，而被男主角驅逐出去；同樣的，在班齊爾故事裡，男主角發現女主角的枕頭上綉有一個男人的像，而把她驅逐出去。

這只是從故事內的一些小事件中去比較印度史詩與班齊爾故事的相同點而已。若從整個故事的結構去着眼，更可以找出許多相似點來。譬如，印度史詩的故事是以宮庭社會為背景，以宮庭人物為中心；代表英雄的一面，在整個故事的發展過程中，都要受到種種折磨與苦難，而後在故事的結局裡才能獲得美滿幸福的生活。班齊爾故事的作風也是如此，拉丁伊奴和拉丁卡洛在流浪期間都要受到種種的折磨與挫折，而後才結為夫婦，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再者，作者處理故事人物的手法也是從印度史詩中吸取靈感，善良的角色都是由男女主角扮演，邪惡的一面則與主角敵對的角色去扮演，而且在故事結局裡，善良者必有好收場，邪惡者必遭悲慘的結局。

(三) 馬來化的班齊爾故事

班齊爾故事本來只有一個作者，一個內容，一個書名；可是流傳開去以後，有人把它重抄、修訂、增刪，另立名目，以致產生了許多不同名目的版本來。當它傳到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時，又被翻譯為馬來文，又經過重抄和修訂的過程，於是才有今日這麼多姿多采的班齊爾故事來。

班齊爾故事接受馬來化的確實日期，目前已難以稽攷出來了。不過，從「馬來紀年」、「漢都亞傳」、「

「吉打紀年」以及「吡叻紀年」諸書所受班齊爾故事影響的情形看來，那麼有理由相信，早在公元十五世紀之前，班齊爾故事已開始其馬來化的過程了。溫德杜（Van der Tuuk）說，不論是在形式上或是在內容上，幾乎所有的馬來文學作品都受到班齊爾故事的影响；即以「漢都亞傳」爲例吧，其故事題材和英雄事蹟，都含有班齊爾故事的色彩在內。溫斯德（R. O. Winsted）也說，「馬來紀年」的寫作手法是以班齊爾故事爲依憑的。麥斯威爾（Maxwell）說，「吡叻紀年」受到班齊爾故事的影响最爲深刻，此書的命名由來也是與班齊爾故事有密切的關係。蓋作者在寫作「吡叻紀年」期間，剛好有一部名爲「米利爪哇」（Misa Jawa）的班齊爾故事在吡叻流傳。「吡叻紀年」的性質與「米利爪哇」相同，故把「吡叻紀年」取名爲「米利巫來由」（Misa Melayu），還有一點，在十七八世紀時的吡叻，人民對於爪哇班齊爾故事產生普遍性的愛好，尤其是在吡叻的宮庭裡，這種故事更見流傳，以致吡叻馬來王子的名字都採用班齊爾故事裡的名字。譬如，滿速沙（即蘇丹莫達 Sultan Muda）的七個兒女當中，有五個是採用班齊爾故事裡的名字，這五個王子是：拉惹拉一（Raja Radin）、拉惹伊奴（Raja Inu）、拉惹比斯奴（Raja Bisnu）、拉惹打哈（Raja Daha）。

上面所說的，只是爪哇班齊爾故事影响馬來文學的一般情形而已。至於真正以馬來來文寫成（或翻譯）的班齊爾故事可能亦在數世紀前產生了。有一本名爲「班齊古達斯米朗傳」（Hikayat Panji Kuda Semirang Pati），也是在公元十七世紀前直接譯自爪哇文本。其他的尚有：「米利柏拉布惹雅」（Hikayat Misa Perabu Jaya）、「班齊斯米朗傳」（Hikayat Panji Semirang）、「米利基芒傳」（Hikayat Misa Yimang）、「齊蘇蘇班傳」（Hikayat Raja Tambak Baya）……不下數十種，但可惜大多數都已失傳了。在現有的各種班齊爾故事中，最爲人所熟悉的是「米利柏拉布惹雅傳」和「班齊斯米朗傳」等。

「米利柏拉布惹雅傳」又名爲「米利爪哇」，其成書日期已不可考；但在公元十七八世紀時這個故事在吡叻州內相當流行。那時，印刷術尙未發明（在馬來亞），擁有「米利爪哇」者不多，其故事之所以能流傳，主要靠口頭傳播。「米利爪哇」的譯者是誰呢？目前也難以查出來了。不過，從故事的情節、寫作手法以及裏面所應用的詞句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此書必定是由一位精通爪哇文者所翻譯過來的；其最明顯的理由是：

（a）在此書中很少應用到阿拉伯文字，在全書十三萬餘言中，只有二三十字是阿拉伯文，其他的都是馬來文、爪哇文以及印度梵文；

（b）書中沒有回教色彩，有的只是濃厚的爪哇和印度色彩；

(c) 書中沒有沙逸爾 (Shaer) 詩 (按沙逸爾詩是由阿拉伯傳來的一種詩體)；
(d) 很少有增刪修改的痕跡。

「米利柏拉布惹雅傳」的故事情節比較複雜，而且神話色彩也比較濃厚。作者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可能參攷了印度兩大史詩的故事。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爪哇班齊爾故事的男女主角拉丁伊奴和拉丁卡洛在此書裡所扮演的角色不比拉丁阿斯瑪拉惹雅 (Radin Asmarana Java) 和拉丁拉斯密妮格律 (Radin Lasmi Nigrat) 重要。拉丁阿斯瑪拉惹雅是古利班王的長子，是拉丁伊奴的長兄，同時其愛人拉丁拉斯密妮格律又是他自己的堂妹。在印度的兩大史詩故事裡和在爪哇的班齊爾故事裏，都有這樣的相同點：即男主角的愛人都不是他們自己的堂妹。自古以來，無論在爪哇社會抑或是印度社會裡，堂兄妹相戀或結婚都被視為亂倫。但在王族之間，這種做法似乎為爪哇中古社會所允許。這是甚麼緣故呢？這跟中古時代的爪哇人信仰有關；原來中古時代的爪哇人民常常把王族人士比着天上衆神，凡是平民不能做的事，王族人士都可以做。所以在爪哇班齊爾故事裡出現堂兄妹結婚的場面，並不違反當時的道德標準。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同馬來人社會裏也不允許有堂姪結婚或戀愛之事發生的，這種做法（即堂兄妹結婚）將被視為亂倫之事，為社會人士所不恥。可是，在馬來文本的班齊爾故事裡也出現堂兄妹戀愛與結婚的場面，可見馬來舊文學仍深受爪哇文學的影響。

另一本膾炙人口的馬來文本的班齊爾故事是「班齊斯米朗」。其實，「班齊斯米朗」乃是女主角拉丁卡洛的化名，作者之以女主角之名字作為書名，是因為女主角在此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致。女主角的愛人就是拉丁伊奴，他們所遭遇到的種種苦難與折磨，跟爪哇文本的故事一模一樣。從作者處理題材的手法以及所應用的詞句來看，此書具有濃厚的爪哇文學色彩。舉個例子來說，在這本書裡可以看到許多爪哇文學：「Ratu」這個字，在爪哇文裡可以指為「國王」，馬來語是指「皇后」或「女皇」。但此書却依照爪哇語的說法，把「Ratu」叫做國王；譬如 Ratu Kuripan, Ratu Daha, Ratu Yegelang 等，不明底細的人，會把它解釋為「女皇」的。還有，「Radin」這個字，本來是爪哇語，意謂「王子」或「公主」，馬來語應該稱爲「Putera」或「Puteri」才是，但此書（幾乎所有馬來文本的班齊爾故事都是如此）却用 Radin 來稱呼「王子」，而不用「Putera」或「Puteri」；譬如 Radin Jnu, Radin Yaloh, Radin Aras Nigrat, Radin Puspa Kenchana 等，於此可見馬來舊文學受到爪哇文學的影響如何深刻了。

除了上面所說的這幾本故事以外，馬來民間尚有許多類似上述的小說（故事）流傳着；其名目雖然不同，但內容却是一樣，即敘述一對愛侶的分離，受苦與重聚的經過，因故事性質相同，所以文學家們把它們歸成一類，稱它爲「班齊爾故事」。